

禮記







瑤草園初集卷之四

嘉善縣志

卷之四

武林吳之鯨伯霖甫著

門人馮洪業茂遠甫校

通許公傳

錢出於彭篋五季間最顯者武肅王鏐并有吳越世血食不絕子孫多居會稽 國朝永樂中孝循公述叅八閩政歸便展謁文穆墓徙仁和始有仁和錢氏四傳俱以茂材賢良顯五傳至



通許公諱慶鰲字冲夫由明經起家通許令故  
稱通許公父濂贈通許令母孫封太孺人蓋曩  
弟五人而公其仲也公穎廣魁岸克岐嶷有大  
人風目熒熒若電光音欬洪遠贈公每膝之是  
龍文者且亢吾宗十六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  
等旣廩性倣儻不受鞿勒意不屑一世獨耽古  
典墳丘索下述莊騷百家稗官方技靡弗淹析  
喜山居莽蒼歲幾徙奧窆月幾徙昕夕甲丙無

時務極其致嘗曰上古盱眙簡竹科斗唐虞之  
際於斯爲盛屈左揚棗因觚爲方西京之勝盡  
屬司馬建安六朝抑何磊珂法緣代變才繇軸  
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置李趙勿論五官之用  
不可勝窮而一稟於神神爲馬六藝爲馭形爲  
桴意爲鼓惟吾所之吾飲禘而金莖游則采真  
蒐則漆沮樂則鈞天之奏夏以爲凌陰而冬以  
爲挾纊吾其爲蒐裘焉吾陶陶乎哉所著詩歌



多悲壯爲古文辭下筆如懸河其言廣肆浩瀚  
有英雄之氣出一篇里中爭購去博咸陽金喜  
飲意到輒命大斗所配封孺人韓善覘其意初  
具畦菜耳左右設肴史遇當意輒鼓掌大呼促  
大斗則潛爲列鼎鬻以漸羅力珍於前公殊不  
覺竟大啜亦不問咄嗟何從來飲可百餘斗起  
去遶柱走啗嗚悲歌旁若無人者居恒嚴重五  
弟弟共居食千指聞曳履聲輒相詫謹瞻視及

見公遶柱走則咋舌間走避所視諸子姓及從  
游之士肅而有則每謁見無不人人惴恐莫敢  
仰視者然遇飲亦趣命大斗不勝杓輒叱咤嘍  
喙烏用是么膺爲是何足澆塊壘及舉所當意  
旁引曲喻試之解亦復自爲解則又人人滿意  
去以爲鼓舞磨厲若春臺大荒之觀者至所接  
親疎亦無不與劇飲曰劉公榮吾友也旣屢蹶  
於鄉而以曹字探日者法當困諸生間廿有四



丙子果膺選貢登順天賢書尋罷歸己卯將偕  
計而贈公病贈公素骨挺樸直不善病口喃喃  
若夢中呼公若與季上春官母我虞時季實未  
登賢書公驚怵旦夕奉藥餌百疋且墨旣讀禮  
而以其間五舅弟聚而供太夫人歡五舅弟素  
友愛公與季攻咕嗶嗶仲公稱素封敦義篤行修  
業而息以周旋左右兩攻咕嗶嗶者時太夫人亦  
已年七十餘獨憐愛韓孺人韓事之纖細稱意

太夫人與韓孺人頃刻不相離公益以備甘膳  
充韓孺人上七箸壬午則偕季上春官歸益肆  
力於典籍剖析日益精瑩縷著作日益饒意得  
失輒自勞六斗擊股而歌大兒惠施小兒鍾期  
吾誰與爲隣丙戌獨季成進士請歸養公奮然  
母且老藉季以慰之吾柰何不以五斗奉菽水  
謁選得通許令環許而里者十有二人咸謂公  
頭顱幾許大居常吐氣橫霄漢萬人辟易彼彈



丸地烏足當廼公計且作孔公二十九日醉耳  
公至則減騶從衣一青布袍如儒官獨心計極  
細擘畫極井整歲稜且疫殪齒相望嬰呱之謂  
何而工文移爲具乃條其要者曰廣種植嚴保  
甲救疾病日騎款段馬徧畝澮蒞鄉塾懲勸補  
助一躬親爲之則曰禹之治水悉自下流始  
豫下流滎波荷澤孟豬禹爲之分枝別派而濟  
洛始有所洩躬親疏濬形神日與水親而滎波

荷澤孟豬始各得其理民情如是令亦宜然吾  
豫吏願以禹治豫爲牧規詳咸平牧畧中民賴  
以有生戊子薦饑民東西鳥徙過許而他者輒  
棄其所携子女子女啼而隨輒瓦石投之公下  
令輒見輒收哺置縣治之左右募填寡不得食  
者令撫兒因以自撫先後得五百六十三越日  
一往視淡旬咸色澤氣充嘻戲如平時爭跌臥  
公懷中爲樂再越月麥大稔里民無兒者請爲



兒公與兒依依不忍舍數日而盡歡聲大洽詳  
送小兒文中初之任質兩造立爲剖隨榜之堵  
踰年無復質者桁楊塵坐焉許一民年可四十  
上幼工爲盜陳留鄆陵間苦之捕不必得一日  
忽突入滕行而前願屏左右上陰事公怪問故  
具首其盜也今願折節爲良氓幸公貫其辜更  
爲公密勒諸爲盜者公欣然縱其去因得諸黨  
醜悉寘之法其人郟雍之術大家爭交歡自

衛卒爲善士聲聞萑苻間相戒勉爲口實許諸  
生十入試不一雋而委罪於浮音之顛公召役  
去之有術者曰此利諸生不利公公奮曰是何  
害因創魁星樓盛供具親督課之月凡六辛卯  
雋一人則公之素所拔白眉者陽侯爲難民胥  
溺公馳數十萬錢以往錢盡所全活亦以萬計  
督府檄諸邑募士著繕城郭備西事公曰無煩  
爾遴輿隸在官者百其人悉以兵法部勒之而



獨廣儲積爲緩急有罪者免其鑲令供畚鍤不  
十日實墉矣實不費大官一錢顧以歲凶故獨  
緩催科積逋最他邑有司論殿 詔免俸 命  
下民奔惶泣相謂父母仁慈柰何以民故受譴  
有力者爲之倡爭貸子錢輓輸肩摩以進公至  
輒勞之酒泣與語曰吾不忍見此知汝艱所從  
來民感動以五日夜完十千逋直指使竒之大  
中丞新安吳公廉其實訝以爲神治許六載家

無擔石儲及半畝之宮旣以疲心力佐赤子色  
咲間有譚古今稱道天下事者則念勃勃起命  
大斗相勞勵聲直呼髮上指目眦盡爲裂偏祖  
拊膺曰作此芒芒誰復故吾意若有賈長沙李  
將軍之感者比得脾疾亟請歸養而奏績凡八  
上大中丞左右轄苦挽之若劬於民何不忍須  
臾食其報計且欲翻然掛冠而疾劇不復起矣  
素無子韓孺人飾媵貳以進不有子旣念太夫



人與孺人頃刻不相離則命孺人歸侍及季公  
守六迎養太夫人而孺人復以二媵往辛卯春  
媵舉一子形甚偉而孺人及公先後卒官舍卒  
之日一縣倅四蒼頭囊中蕭然耳蒼頭跽受旨  
則奮起曰吾何命吾有母有季梁弟在吾有子  
有震宗弟在吾何命蓋季指六安公而震宗卽  
仲所修業而息以左右咕嗶者也已復索紙作  
數十大鈎末書留有心三字遂瞑仲之子諸生

兆元公及韓孺人素子之拊摩提命倍他子元  
亦父公而母孺人辛卯春元扶韓孺人視歸及  
公之以病聞也兼程疾馳往則公逝矣迫冬元  
始得扶視出許門許之士大夫文學及父老携  
簞提壺與諸史胥在官者遍設祖羅拜道左哭  
失聲有插竹列紙錢酌酒慟久不起者相向哭  
聲聞數十里又有遠送至五十里百里三百里  
外者



贊曰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  
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扶醉至州門羊  
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  
山丘噫何其意念深也余母出於孫於公稱中  
表公寔甥畜余追隨靡間焉以余所覩記公碩  
大博膺顧不難成一家之言勒名山令北地歷  
下誰復雄長也者乃偃蹇以簿書老又安所得  
承明勵翼也萬物芸芸神明獨存咸平有嘉樹  
焉儻然窅窅公之神明何所不有乎汚不至阿  
其所好遂私爲傳以藏諸其家

谷口先生傳

先生姓鄭名東里字子居谷口其所自號昔鄭  
子真迹名谷口有隱操載諸稗史先生廉靜寡  
營讀書甘遜庶幾近之然非其所託也始祖筠  
孫宣和七年進士累官中大夫判揚州扈宋南  
遷居越之山陰四世孫竹隱公克明慕錢唐山



水之勝徙居仁和安谷里先生所自號蓋本諸  
此五世孫存誠公修篤孝感天有異應鄉稱孝  
子六世孫完叅公璧通經博古封刑部郎中七  
世孫措菴公厚登永樂甲辰進士累官南刑曹  
郎馳封太常少卿八世孫栗菴公環登天順庚  
辰榜一甲第三人累官太常卿九世孫繼叅公  
孟繩餼郡庠有聲子南津公文在稱庠彥壽五  
十三考終則先生父也母虞孺人有慈德生一

女三男先生居長仲季俱先逝武林甲第赫奕  
如江文昭五世占南宮籍張太宰家科名蟬聯  
然稱譜牒最舊孝友載德者必首推鄭氏當太  
常公柄文衡毘陵王文恪公鏊實公所首舉士  
太常以青宮舊勩宜廕一子入胄監文恪居政  
府貽書招繼齋公及身在爲公條具入成均甚  
便且亦以報師恩也繼齋公擲書於地曰噉哈  
若以任子榮我耶夫士業已屈首受書顧獨靳



一第爲焚膏接晷績學甚富凡十試三中副榜  
卒不售迨南津公以及先生皆礪志砥行博綜  
典籍務自致雲霄不願乞要津遂至今不受廕  
人無知者先生自幼習大戴禮弱冠補郡諸生  
每試輒高等督學阮公郡守方公竒先生文寘  
通郡九邑首聲蔚起顧秋試輒北浮沉青衿三  
十年廩給十六載嘆曰禮六十不親學况余母  
老擔貧復何望焉遂解巾而修人倫之樂啜菽

飲水色養如兒孺未幾母虞逝壽八十三先生  
毀瘠逾常人經紀喪葬歲時備魚菽之祭豐年  
不奢凶年不儉元配江煮石公女再娶密西山  
公女再娶錢春山公女生一男適隆慶改元遂  
名慶元力學篤行無愧家風甲午補博士弟子  
員三十一夭逝無出女五其壻爲葛兆熊錢士  
鰲毛鳳翔何思圭吳之鯨俱名文學士鰲成丙  
戌進士卒福寧守女之逝者三今所爲娛先生



及錢媪者獨錢封宜人及歸何者兩嫠婦在耳而先生今年八十有四矣蓋先生家系如此乃鯨每有窺於先生而嘆古今人不相遠也閔仲叔老而貧日市猪肝一片縣令高其義密遣爲餽仲叔知之卽遜去沈攸之晚好典冊投老不衰屏處深牖傲然一卷至今慕其爲人然罕有介素嗜書如兩公比者先生先世俱官清曹尚志節無積貯大常公嗜古好奇所錄中秘書幾

滿樓五楹一旦燼於火至先生三世寒糲食貧滋甚生平脫粟大布得無幾微動念耶而先生冲然有餘衣緼敝有貉狐之温食畦蔬有芻豢之美中心安之非飾貌者親友有餽雖極纖菲必不受受輒量酬之卽子女問候一切嚴拒再三拒不得報隨至矣鯨嘗測先生意大多餽者或憐其居約苦貧乃先生不喜受人憐或敬其晏居養高乃先生不欲當人敬或以筐篚世禮



好施嘉名與一再嘗先生乎乃先生又不樂酬  
應之煩且以身爲慷慨者之市故一介必峻却  
至人情所不堪者噫此未易爲世俗道矣先生  
無他嗜獨嗜書手持一編寒暑不輟間有所撰  
述偶一示人輒棄去曰吾以此移晷寄間耳少  
嬰疾羸甚然不親藥石食淡飲默冥心內視不  
能步則坐不能睡則起終夜不交睫則微吟古  
人詩條然陶然隨寓俱適行之十年病遂全愈

而體日充神氣日旺今且兒齒再生鬚眉轉黑  
人望之若嬰兒以爲先生其有吐納導引之術  
歟先生咲謝曰不知也生平不喜張蓋乘輿曰  
畏日何不就陰處緩步不可當車乎喜談談多  
名理合道之語獨不喜對俗子喜步鳩杖自隨  
任意所適獨不喜屢溷親友喜飲飲可十數梨  
花盞清言娛笑獨不喜喧囂行苛法喜默坐匡  
席正襟燕處必肅獨不喜支頤傾側喜吟吟多



唐人韻語或古文詞會心出口以寫天机獨不  
喜哀樞俳曲居常語人曰吾與人無所求亦無  
所競抑已遜人樂居其後至遇親故尤加謹篤  
苟有微勞惟恐人知故人不得譽而亦免於咎  
也何者咎生於譽無譽斯無咎耳晚年喪子親  
友趨爲唁先生夷然曰多壽多辱余之辱至矣  
周易一書陰陽互運而不外吉凶悔吝四字然  
吉居其一今余徼天幸竊有多辱之年又柰何

辭其三耶有勸立仲嗣爲後者先生謝曰天予  
我以年而奪我以子宜順造物之意凡鄭皆吾  
猶子也何必命名持服作此具文哉余旣無菑  
畚又乏蓄鎡不足徼其承歡徒歛怨耳卒不可  
吳之鯨曰先生一日手詔鯨若趨爲我立傳予  
猶及觀之鯨報謝曰昔蔡伯喈常言吾一生惟  
爲郭有道作碑文可稱無愧先生今日之有道  
也何患無伯喈耶雖然知先生莫鯨若先生保



艾養恬壽且無疆他年杖屨相從奉先生期願  
笑語縣官訪黃髮耆碩修臨雍之典徵行於此  
鯨言亦安可少也遂爲立傳藏於家

王母曾夫人傳

閩中王相如磊珂負竒弱冠工聲詩有開元大  
曆風喜結門外交四方風雅之士無不稱相如  
者迺相如自襁褓已稱藐孤實賴其母曾夫人  
以有今日夫人爲大田博士子魯女十三歸王

處士十年處士蚤世則夫人擗踊晝夜不絕聲  
又時時提相如向兩發姑跪而泣曰今日下殉  
九京已得死所第以此累白髮母將無重地下  
隱恫乎朝冰暮蘖繼以啼血上修堂上甘麕而  
下撫相如及遺腹所舉子顓自鬢角當楣以致  
教與方名請肄簡諒動訓於古不諒人只口不  
忍言相外事也又十年兩姑相繼逝姑之弟若  
姓乘急而窺其橐將不利於孺子夫人易戚具



備一不問攫金更悉出姑之遺鞋分給之諸整  
者咸屬饜去人咸謂曾夫人善居喪以不速朽  
其家處士有寡姊依一女夫人請與同居二十  
年如弟事姊禮既歿復爲置田備四時魚菽之  
祭曰令後人母效鄒倩餒若敖氏之鬼也子顯  
有心計善治生夫人命之守筦鑰惟謹而獨縱  
相如以詞賦發聲蓋夫人年二十四稱未亡人  
積今且三十年茹荼捋苴護兩孤立門戶睦族

敦好心力畢殫而相如聲亦藉藉起矣海內知  
有相如遂無不知有相如母曾夫人者

吳之鯨曰史稱孟德耀以偕隱蒙榮梁高行以  
苦真標範雖名均千禩然遇則殊矣如王母蚤  
失所天真人世竒慘乃其忍死須臾出艱難以  
玉子於成今之亭亭膝下者誰耶一襁褓一遺  
腹也則視以身殉處士者孰多相如又稱夫人  
急子嗣處士方弱冠卽爲置勝侍此其中所操



識爲何如豈非筭而丈夫者哉當秦皇時女懷  
清用財自衛至見禮於人主然不聞其有令子  
今王母藉澄邁公遺貲卽不至截髮剝薦如湛  
氏溪刻乃相如卒以慷慨結客聲施遠近則母  
之所貽於處士者又孰與懷清多也顧王母嫺  
於古訓尺寸勿爽有如相如留客投轄時從事  
急尚書期會突進告母母必效孟公母啟鍵縱  
之去矣

費問卿傳

公諱堯年字熙之號唐衢世居豫章之鉛山以  
甲第爲海內冠冕生穎異標質磊珂八歲應聲  
能賦十五稱諸生高等習鞍馬能左右射有經  
畧大志二十餘登壬戌進士授繕部郎值世  
廟方營宸游殿閣鳩工十萬指中璫罄甚公擘  
畫精密以廉威見憚事集用省屢賜白金文  
綺朝士咸嘖嘖此年少有王佐才尋視權浙省



封羨金三萬付有司爲貧民輸稅至今稱之稍  
遷都水正郎 穆廟初左右濫增歲額請乞萬  
端競以明光奇錦飛遞催製復傳 旨造萬壽  
橋費處不貲公抗 旨援會典慷慨論列語多  
侵中貴事因得罷而齟齬者修郅不置遂出守  
順德隨判汀州乃其治順德撫民如子惜才如  
儲鉏豪猾簡徭役攀轅籲頌者無筭新鄭家食  
時習知之入朝卽晉公太僕丞再擢符卿意駸

駸大用公而公乞身爲堂上歡相繼讀禮負土  
築塋感馴虎之異時年甫三十耳吉除補署職  
方債帥不敢窺暮夜贊畫邊務俱元老壯猷所  
不逮尋晉薊州兵備設伏殲原夷之爲中行說  
者東虜遁去未几徙監軍杭嚴申飭訓章益以  
德施吏民感服浙初罹兵變訊期輒增餉額公  
毅然以法裁之而先給以行糧一軍懽呼聽命  
轉閩大叅分守漳南潛弭瀕海亂更置學田數



百晦以膳貧士白通判許某寃免其罰鍰而郤  
郵亭之金曰母汚我興泉盜起公擢按察使治  
大獄脫株連者百人咸焚香祝天願公有後除  
右布政使都城戒永福寇報授兵登陴公度萬  
山箚篠中游釜易制某素識龍溪令足以辨矣  
不三日果授首明年轉廣東左轄公於事益練  
習務持重敦大体尚方歲供悉平價市之賈人  
民不損一縉時朝鮮告警石司馬馳檄過粵議

徵暹羅兵公力陳其不可者四總制蕭公是其  
議事遂寢粵得以全復以香山地壓邪馬羯羗  
雜處請徙海防爲控制時營其向背而伐謀推  
赤柄俱在我至今賴之公位望素著朝野咸相  
倚重乃僅移南太僕卿公慨然掛冠修園林之  
樂首睦族虔家祀起庠塾振貧寒輸數百金葺  
文廟而讓邑中治第爲鷺湖書院遺言以百畝  
供四賢俎豆且令雋喆都養弦誦其中噫公之



鼓吹詩書澤未艾矣歲丁未既以七十考終而  
公子元祿博學能文與海內詞壇雄長事業方  
新公生平經畧未竟之用其有興乎

吳之鯨曰每觀古大臣經國片言用能消無形  
之害以裨社稷其功倍於定傾持危而人莫知  
之者苟非有瑰材卓識短綆汲深未易測也當  
浙兵告變朝議欲以狼兵襲殺之倘從其言以  
異族攻潢赤負則因緣爲奸勝則驕悍難制浙

受蹂躪極矣公抗言不可第須以重臣鎮之談  
咲而定此其澤被全浙豈有量乎至稱夷德無  
厭師勞無功彰明聖朝神武母動彙遠方以  
止暹羅徵發又何確也愚觀公當事擘畫似韓  
稚圭而贍宗建塾似范希文麀菴逢年樹基務  
堅是宜有元祿矣

查季舜佐傳

舜佐生七年喪母十七年喪父二十一年喪嬪



二十五殞世如方春之卉風雨剝蝕曾不得一  
被陽和而根萎株悴天道至此寧論人事哉雖  
然蘭摧玉折蕭敷艾榮士亦各有志耳果其氣  
幹矯立浩然獨存卽成虧淹速分難齊一寸心  
千載自足涕洟如舜佐可悲也舜佐查姓諱允  
揆居海昌園花里父無爲守岐峯公志文生子  
八人而揆稱季母曰許宜人方宜人屬續之際  
無爲公巡工河上獨揆與其兄掄兩孩在官舍

躡踊號慟至感其同署張謂季齒未毀而善毀  
耶何稱吳隱之携以去珍護曲備經年固辭歸  
侍無爲公不十載無爲公以家食捐館季毀瘠  
如喪許宜人蓋孝自天性矣季生修昂姣好眉  
目如畫顧瞻善飾質敏慧凡所經涉皆能以意  
模之無不肖儕偶多出其下季亦趨捷自喜每  
事務快意極其所致然不耐持久性忼爽俶儻  
恥媿阿首鼠兩端尤惡幽暗卑澁態見必呵之



不受人睚眦亦不欲纖毫加於人一諾不再責  
既受經造經生語多軒俊宜蚤售顧查自其高  
王父以下父子兄弟數世俱爲顯官季生晚不  
及見祖父全盛時諸昆從門戶熏灼而季所冀  
旦暮遇之者每困頓未有樹無爲公廉於官許  
宜人又善讓無所爲季地者中夜輒欷歔向掄  
曰明發謂何日局趣甌篲一注水奚以自廣聞  
明州有解頤者夙具裝與兄掄晝而戒塗夜而

飲泣去一年不窺家園游於劉誠季先生之門  
及所結俱名下士而業用蒸蒸鼓行前矣比壯  
當授室婦翁憲峯陸公令豐潤則之豐潤成禮  
以歸歸一載舉子大締頰善病而季以試事入  
會城三試俱列五人以上補錢塘邑弟子負尋  
預甲午鄉試氣堪食虎庶旦夕得當乎卒報罷  
歸而頰陸竟不起季憤惋坐立如廢性不喜飲  
無所爲發其牢騷塊壘者而日共具召酒人飲



偃仰鼓罷以自遣既復振袂起吾幸有年奈何  
不強自奮雲霄之上而坐無賴則提其子緯歸  
兄授吾兄吾嫂子之吾終不問家人產矣丙申  
春來就余聖水時聖水同好之士可四十人半  
多四方之雋咸樂有季而季意氣方新茹茶集  
蓼蚤夜績課時時攻余之懶每陰部署帷中跬  
咫尺母越鞭其後者競相勸暨丁酉兩載如一日  
閩中董崇相過聖水累月戲呼余君帷中肅而

樂用酣如鉅鹿之戰知君善兵矣余亦曰自得  
舜佐不減四爻蓋季之佐余實多也秋試畢告  
歸尋過候馮氏姊而舟中忽病發既留當湖病  
轉劇旬日三報余手書遂不可辨余駭甚然每  
對友執手其闡中文精神滿楮氣力雄宕法宜  
必售卽不售定非絕命之筆而不意其奄忽遽  
從此逝也逝之前一日自度不可支亟促兄授  
飛舸歸園花舟中諄諄以子緯爲寄願吾兄吾



嫂終子之神宇清整一語不亂既大呼數聲如  
舒憤狀尋張目直聲曰吾豪傑之士何可悲遂  
不復言抵河干漏下已二鼓會有難其入者李  
躑躅床褥躍欲起始得入寢室布席甫安氣絕  
矣時萬曆丁酉十月四日也痛哉蓋季負瘵久  
多自壯其氣以蓋之間嘔血數升匿不令人見  
襟期外爽內實怍鬱凡志所欲展刻晷以待肝  
腸如沸若與人交卽願若人每事占勝地觸境

憤激他無可爲解旣且盡平生骸體於闈中以  
當一快而憊不復振矣痛哉伯霖曰余哭季而  
淚涔淫不能已也季志節幹局實有可觀或者  
願奢而迫以犯老氏寶嗇之旨則天胡不老其  
才以成之而忽忽早萎大冶煉玉七日乃見豫  
章晡靄積歲始稱成亦自不易耳季嘗謁于忠  
肅夢中以四事請公連書四艮字與之噫公蓋  
示以衆止教之節其章光而不虞竟成讖也然



季有不死者至能感動公親承面命則公能亮  
之矣宋史四庫全書四史字典文獻公蓋  
重保康令八十九翁小墅朱先生傳曾請于公  
先生諱印字信敷別號小墅先世汴人仕宋任  
臨安儒學提舉因南渡遂於杭之保安里居焉  
父春野公諱衣登正德己卯賢書司教海門爲  
一代宏儒徵修舊京國史被內召以陳利弊  
忤當事者出補山東莒州守卒於家大學士文

端高公受易其門則先生髫鬣時同席友也先  
生孺慕自天性事莒州公及母汪宜人色養極  
備撫幼弟玉於成弱冠補郡學生聲藉甚幾掄  
魁而躓者三膺萬曆癸酉鄉貢乙亥授華亭司  
訓華亭故多才先生廣厲率作風蒸雲涌構亭  
署右曰來鳳日進諸名雋談枕其中佐以觴詠  
邑子翕然鼓舞縉紳先達爭交歡履相錯戶外  
一時稱言炳丹青道潤金壁皆先生風領也後



先九十二薦獎已卯擢保康令拊循疾苦暖於  
挾纊遇決讞不妄入一務愷悌而尤勵冰蘖常  
曰爲民父母而以糲毫脂潤其譽浮於鑿金之  
跖吾寧軟隱之水不食夏侯筭也楚尚鬼猶有  
東皇太乙雲中君故習巫覡橫行士女填踏至  
丙夜不休先生蒿目曰此豈盛世宜有哉嚴諭  
止之大巫周天爵方馮內倚毀其榜四達先生  
亟捕至囊三木於市人爲螫之藩臬卽逮縣掾

汪元兗及游徼長擬致之法先生奮然曰此在  
令不在掾立往謁藩臬陳說萬端抗聲不少挫  
隨乞休兩臺兩臺直其事罷縣掾諸游徼長一  
無所問以安先生而先生翩然掛冠不可止矣  
士民攀車泣送百里外者幾至空邑旣賦歸來  
足不涉閩外蕭然四壁日以圖書自娛與諸名  
公爲耆英會詩囊酒壘徜徉湖山間一時傳爲  
盛事門下士多半入中秘參帷幄次亦備位郡



邑守貳有貽書相迂者先生悉謝絕不干片楮  
有司請賓飲一往不再赴也生正德戊寅十月初六日未時卒萬曆丙午十二月十六日寅時稱八十九翁元配陸孺人已外歲先逝子男三長愚先卒娶張氏仲憲娶李氏季忠娶黃氏女四一適謝天賜先卒一適王國英一適楊大順一未字孫男四其龍其麟其鳳其驥孫女五一適傅克昭一適沈鼎梅一適高時亮一字姚嘉

賓一未字先生幼嫻古文辭平昔所撰詩文十餘卷手輯書百餘卷俱藏於家蓋先生仲子憲所述世系歷履大概者如此吳之鯨曰鯨年十三以文謁先生於華亭先生亟稱其遠大至今未償也暨先生倦游杜門鯨復蓬累自屏棄几杖之外者三十年許矣然猶記先生酡顏鮎背視不能下袷聲若洪鐘每登席飛談捲霧座客無不屏營以聽莫得忝半語者其擘畫世故如



指諸掌至揚摧今古吞雲夢而傾滄溟泱泱乎  
大觀也旣縮符百里遇利害不顧身歸而却掃  
短垣敗扉室如懸磬子孫僅辦緼臬不尚虛聲  
不欺閭室鼓琴讀書陶然自樂此其中寧可測  
耶歲登月制每謂子憲曰諛墓之文至今日濫  
觴極矣無汗我及覩鯨所爲誌若傳則又手不  
置曰核而不誇合於惇史之體他日其以是爲  
託乎此仲子憲奉先志諄諄以一言責鯨爲役

也噫鯨獲事先生於十三年童稚之時而先生  
託鯨於八十九年耄耄之日無藉世榮貴存其  
真先生之清搵潔志益足徵矣

贊曰上庠肆教蔚興儒席秉義無愆履方不忒  
潛域含沙勁松表直樂道養恬大年用適貽後  
胡奢曰維清白

天台吳伯龍傳

伯龍出延陵後台之僊居人諱時驥字唯良默



齊所自號入武林更字曰伯龍父滇南憲副公  
炳庶母趙恭人幼穎慧有異才讀書五行俱下  
行文竒宕磊珂不可尺寸年十二補諸生二十  
既廩是歲隆慶改元尋以選貢入胄監萬曆癸  
酉占應天賢書三上公車不偶庚辰遂不復歸  
居大江之浮玉山取今古載籍蒐覽幾遍興到  
下筆千萬言立就所經涉名山水輒取其大概  
間爲詩歌有彭澤香山之致行草多蕭疎有韻

顧伯龍所自寄不在此也性簡澹少許可人亦  
不易物色之穉冠黃衲往來金焦間無一人知  
者已武林有兩翁生汝進汝遴嗜竒慕古飄然  
游金山一見若生平歡甚因指江水爲誓及兩  
翁生歸轉相告武林友儕吳生之鯨周生紹胤  
俞生思冲喜得伯龍也每述其月下乘怒濤登  
危石纚纚揚摧經史一語赴節趨浮大白幾斗  
仰天而嘯益人人願見伯龍矣辛巳則來武林



氣骨清挺望之在烟霞條然塵表暫寄寰中耳  
與之交憫憫欵欵務相切以道顧甚嚴非其交  
者避弗妄見一人也既讀書超山壬午讀書湖  
上所游亦無踰五人以外爲舉子業務深詣或  
一構思嗒然若喪不復能視聽五六人聚而談  
道刻燭達旦送難質疑通以伯龍爲司衡蓋樂  
陶陶焉素畏膿織布袍蔬食以爲常六時蒲團  
修吐納之術禁飲常至數月五人欲觀其飲偶

一舉卮如百川之吸矯捷快人其量故無筭飲  
輒不休每以此憊則復禁然未嘗不喜人之健  
飲欲舞也無何翁季病伯龍爲稱水量藥者累  
旬竟不起伯龍盡傷心一日就吳生索酒同社  
畢至酒酣起舞語極悲壯坐中若有感者竟不  
知所以越朝語溪之書至始知伯龍出北關去  
兩日矣癸未罷歸尋武林舊游多不值值吳生  
信宿而別所勉最多千古以上千古以下語蓋



非孤憤自放而實不挂念近世者既歸修堂上  
禮憲副公春種高不敢離子舍而暇則讀書蓼  
溪山房然數數寄武林書未嘗不亟亟乎高僧  
閒人庶幾遇之也甲申春仲忽卧病病輒自了  
解禁勿進藥餌彌留時猶索筆訣翁子先書俱  
名理不朽語囑長子善事阿翁無忘武林友五  
人者遂瞑時年三十九子三錫厚能讀父書  
吳生曰伯龍之歿也十有六載矣至今如生者

余每夢必見之于青松白石林泉洞壑之間其  
所着籜冠曳屐杖蕭蕭然如休糧絕粒孤鶴形  
也無一非我伯龍也既乃悟其非夢伯龍寄致  
遠故不任俗情棲志真故不嬰塵擾天才超邁  
而不事疎狂秉搯孤高而不樂誕傲所評隲同  
社士語俱若前知至識錢生於紛總而決其有  
造也抑何朗然自照哉蘇眉公稱劉廷式以爲  
卽不貴必且得道數十年後或遇之終南貌瘁



燁有紫氣以今觀伯龍豈遽歿者少原之簪成  
毀預計于數年前非偶合者吾信伯龍不歿矣

張次公傳

武林之有張氏猶昭景著戴歸然望國自太宰  
恭懿公忤時相歸享大耋考終四方仰爲德星  
而次公實其中子母李氏舉次公大名官舍諱  
懋倫字察甫邑中稱爲見臯先生初恭懿夢明  
珠入掌旣得公器之雍樹不置落齒授書輒嚮

往先哲有姱行者道拾遺金亟反其人蓋純潔  
真儼之操童而習之矣稍長補郡諸生旣廩所  
在讓席每文出根理匠心獨詣壺奧丙子巳預  
賢書會藩臬某公者始任受德忿次公不應反  
任受怨因謬爲引嫌削去尋游兩雍返省試痛  
毋李不逮遂罷射雉義而以諸生老顧次公嗜  
書不沾沾經生所蒐獵六藝子史尤究心明理  
定性諸篇以至叅同悟真無不淹貫督學滕公



會講天真次公正對以聖學從心起公爲改容  
一時多士咸稱五鹿折角其張次公歟居恒課  
諸子曰讀聖賢書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程子  
所謂侮聖賢者耳以故殫力探討實允蹈之恭  
懿由大司空拜冢宰于旌筐篚之至者不脛而  
集次公深自匿勿與通有暮夜投金者正色斥  
去不問姓名東家子以閭窺公於墻公屹不爲  
動生當純袴鼎盛而性樂恬澹一切阿錫縻絲

戒勿御鸞菹羶薌以羞堂上退自具畦菜日手  
一編冲如也每過省恭懿宦邸兩蒼頭策款段  
去有願遮道交驩者物色不得爭詫曰安得田  
禾將軍子而識之慎游侶所接非紵縞之交則  
常絃之輔見一二裘馬客輒走避曰非性所近  
也不樂爲人居間然喜振人急某椽杵藩長力  
爲剖而卻其餽市宗人產務昂值以至焚券市  
義所施賚甚衆人咸多次公卓犖磊珂之行而



次公身不挂竒服口不道任俠平居偃僂循墻  
若不勝衣迺其所殫衷瘁志蚤夜黽勉者在家  
庭骨肉之際初恭懿元配陸夫人舉子懷贈工  
部蚤世最後側室李舉李懋儀陸夫人性嚴重  
次公生母李性質直次公身奉兩大人歡怡色  
柔聲孺慕盡出天性而朝夕母氏惟謹旣代伯  
操家督經理中外人人挾纊而撫幼弟繾綣琢  
磨務竭其誠時爲小師友慎起居以將恭懿之

志方恭懿備兵潼關壺政紛拏母李或以詒肄  
不堪次公從旁開慰至垂泣李悟益相振勵及  
恭懿之退而家食也每侍坐必稱引古人角巾  
歸第者爲頌恭懿喜而進飯又乘間婉辭通釜  
鬲之顛萬一者語未嘗不當恭懿意母李素善  
病不堪卑濕次公別拓地以居俄室人沈逝而  
李母方在寢疾次公畫傷心淚承於睫獨飾好  
容見母復命諸子更番入侍冀爲解頰而母李



卒以悼賢婦不起次公毀瘠鷄骨不支恭懿強之飲食始入水勺退而讀禮進則左右就將娛兩大人以爲常未幾恭懿卽世又未幾陸夫人逝次公積哀成瘵又力疾任兩喪哀號達旦寢處苦由嗚嗚內傷若無意人世者手緝恭懿松牕夢語成把一函淚輒泫泫下蓋十餘年來次公所經骨肉之慘凡四而其間送往事居推情協理有口不能言念不忍昧者幾百端而形神

憊盡矣間與諸子追論往事曰人生處庶孽所貴猜嫌自釋耳則又曰吾竭力事吾母母逝竭力事吾父父逝熒熒一身更復何依卒鬱鬱竟以此死年止四十有九痛哉次公初配沈繼配吳所生丈夫子四人伯仲競爽叔復穎達振藻蜚聲俱熙朝瓌寶而恂恂約束動稱先訓識者咸謂次公文章孝悌之報向所俛得倅失者將旦暮償之矣蓋次公爲人大概如此而不佞竊



有慨於衷也昔漢晉著列傳皆首推孝友而儒  
林文苑列爲兩家要以行重循陔體均天顯方  
之立言斯其至歟廼有操符異行學邁景真拊  
理則精擬玄嵩覈玄則思淹叔夜如次公者愚  
未知奚居也方次公發憤攻苦聲稱籍甚豈不  
自計瞬息致身青雲上哉有如丙子之役稍露  
唯喏就功名必不止一第而次公寧爲彼不爲  
此其意念深矣至復約潔自持以痛母廢制舉

痛父而屏古文辭不一眎也此其中豈復以任  
子例及爲懷哉次公又善養生家言嘗手輯大  
道真詮談玄牝呼吸最辨尋常燕居匡坐其息  
以踵設次公遺棄世罔倏然方外卽不如緱嶺  
王喬詎不得長生久視而竭情於父子兄弟之  
間綢繆調護卒以正斃吾知次公之不以殘年  
易大節也善哉葛勾漏之言曰周孔之道本與  
偃佺安期同体異用噫次公蓋精用名理而著



初集 卷之四 三十一  
之秉彝所謂遵六教以緝真懷履冰而砥節埒  
之於古豈多讓哉可以傳矣

亡友張仲初傳

仲初張姓諱文輝仲初其字父曰賓湖先生榜  
年七十考終母曰鄧今所稱堂上八十母者也  
張號武林鼎族自太宰瀚中丞濂並起台衡姓  
益著而濱湖先生居恒退讓偃僂循墻修顏塾  
之訓仲初生魁偉修髯獨喜慷慨自負有氣決

不樂居人後意所不可雖曹是必爭人有過面  
譙呵不少靳而能持論廣肆繇渺務申其說又  
喜振人之急暮夜有告水火必赴故里族及所  
知每倚爲司平焉旣受書綜博今古爲文務湛  
深其思根據理要悠奧宏練而恥熾華一時學  
者咸宗之先後遇督學及直指使者試多冠郡  
士廩餼名藉藉滿四方四方士無不願交懼仲  
初者癸酉巳邠兩預賢書矣而俱會有天厄止



給獎賞乃仲初益磊珂高視軒如也余自乙酉  
始得交仲初每從友朋稱仲初一日不在卽操  
槩間旗鼓不揚杯酒間樽罍無色共虛左以需  
而仲初亦廓落自喜每一發聲千人自廢酒後  
耳熱高歌入林抄里中子少嘗之輒咤曰唉是  
烏足當乃公目攝耶其人踉蹌去有識者咸謂  
以仲初才若氣鞭風駕雲叱馭萬里何所不可  
安用雕虫爲而自丁酉之役凡六報罷仲初亦

骯髒不平欲有所自豎矣居恒奉二尊人備色  
養旣以禮居濱湖先生喪情文並至則嗚咽辭  
母鄧囑元配王孺人若爲我朝夕具甘鮮迺脫  
身獨之燕以援貢請不報隨手疏論東事備戰  
守之具條七務未歸於菟真材盖以自寓云而  
於功令不合某公者愛仲初格弗許疏至今留  
篋中然大違其初念矣旣跌宕公卿間時游於  
酒人亦曾一入汪中丞之幕要非其所好獨時



時憶母有萬里高堂遠悲風行路難之咏遂拂  
衣歸歸益下闈所爲詩多秦聲愈發舒其牢騷  
侘傺之懷時忽怏怏若有失而氣益豪上人  
以老氏之柔弱進者仲初裂眦對曰乃公卽時  
命大謬有姜桂自拙耳終不效媿阿繞指作局  
趣轅下駒也蓋歸不再碁所遇多坎壈復哭其  
賢配王孺人益內耗其氣怍鬱無所解一旦無  
疾忽不起痛哉瞑之前一夕猶具甘鮮侍八十

母酒三行若永訣者

吳之鯨曰予嘗欲傳亡友者六而未竟也顧  
六人中獨天台吳伯龍有三子然不滿四十至  
如華亭王文寧里中翁季鷹婁東王逸季俱無  
年又皆無子若仲初且五十復有二子長能世  
其家聲矣是可以慰仲初歟雖然不啻仲初之  
止於斯也河山非遠柰何

楊兆開傳



初集 卷之四 二十九  
蓋余傳兆開而氣結塞不忍泚筆也兆開爲人  
有志節爲文有深情極其所至俱非今之人者  
斯人斯疾奄忽報盡使世人知其文莫能知其  
人今且知其生莫能知其死痛哉兆開楊姓諱  
啟元先世華陰再徙閩四明曾祖儻始占仁和  
籍祖仲富好施稱長者父世華爲儒苦不就兆  
開甫七齡父母俱逝未幾祖亦逝夙委念聞氏  
則聞翁聞媪提而子之聞翁有子子將方落齒

兩人相友愛如同生善得父母心顧兆開一伶  
仃藐諸孤耳烏知世所爲聖賢之學者乃其自  
童子哭父母如成人人咸異之旣受書篝燈達  
旦與子將左啣右吾不少休遇公正輒發憤有  
大志或勸其託身文無害者咤曰吾方枕籍六  
經安所搯司空城旦書也則愈刻厲爲儒行聞  
見漸廣則日討聖賢之旨而湛沉其思有所得  
輒磊珂自喜酒酣擊劍惡用是局趣爲然所遇



多不合又善病則慕尊生家言尋究心先正語  
錄及性命之學而盡歛其躍馬賈勇之氣恂恂  
繩尺矣顧負竒自真性聽微言妙論有前人所  
未發者氣輒蒸蒸眉睫間忽滿大宅間出一語  
評騭古今多巧中與人藹然托肝膽終不能隱  
人過規誨沉痛俟其悔乃已聞翁坦衷熱腸喜  
賓客性慷慨最赴人緩急兆開每從旁贊成之  
而以身周旋翁媪間獻燉替瑕亦必不忍自茹

其言而違其行也故翁媪憐愛之始終如一日  
聞翁每置酒高會笙鼓交作飛觥行籌兆開與  
子將次第上壽頂貌秀穎見者稱爲雙璧及罷  
酒則兆開識所聞與子將共相抵掌一語投合  
盤旋起舞則翁媪更色喜爲加飭矣蓋兩人出  
入不離跬步語言不離齟齬潛相砥礪務潔白  
其心行而藻績其文辭自朝抵夕靡一息間也  
顧子將自丁酉列博士籍試必高等而垂開偃



蹇不偶生平獨南昌劉公識之拔置前茅尋入  
學宮而前後試俱不利至懸其文國門則又爭  
物色謂楊生何狀能剗心名理爾爾兆開用此  
自慰亦因此自憤懣每病發咯血數升氣怔忡  
不可支俱用醫禱得不死甲辰冬忽得不救之  
症以死噫此安可爲造物解哉而或者曰蘭馨  
膏明兆開亦有所致之也其禋身太密故嬉咲  
不妄而五官鮮樂用之氣律人太嚴故譙訶不

讓而六時有焚和之憂求道太堅故手蒐心輯  
文弱不勝發願太高故理學經綸短畧不給視  
功名太重故得失若驚神理俱耗看報施太急  
故悔吝交乘撫已多疑應緣太真故鄭重檢點  
不異丘山結局太早故歛束糾緊無殊老衲嗚  
呼此安足以知我兆開乎然亦可想見兆開矣  
朗士曰古之立傳者必撫其生平以志不朽獨  
漢黃憲非有文采履歷可毫末表見也而古今



想慕之如顏子再世豈真郭有道評騭數語能  
令人于虛空茫渺之中挹其眉宇耶則世何信  
郭之深也卽如兆開壽不滿三十身未挂一命  
亦安所托于後世而其操行好修實不可一世  
觀其自言此心上可對青天下可對童僕是豈  
奄忽塵土者余雖不忍傳兆開然不得不信郭  
有道矣

鄭長卿傳

痛哉不肖之傳我長卿也蓋筆屢舉屢廢而不  
能解於其心長卿奄忽蚤世無尺寸樹立及其  
他瑋言竒行以自見不足傳顧生平負三大痛  
與兩大節長卿亦未必亟亟求知於世而終不  
可不令世人知之者則安可無傳矧長卿有遺  
言矣因拂淚而次其事長卿鄭姓以隆慶改元  
丁卯正月四日生因名慶元父谷口先生母錢  
氏先生博學篤行蕭然塵外今年八十矣而有



嬰兒之色迺長卿稱獨子籍以娛老萬曆丁酉  
十月二日而忽奄逝逝之年才三十有一耳天  
不令其終爲子一大痛武林衣冠之俗鄭最舊  
自措菴公厚以進士起家暨粟菴公環發鼎甲  
官太常相承詩書之澤至谷口先生三世餼廩  
稱諸生高等長卿亦隸博士藉天資秀敏坐需  
大就而忽奄逝書香杳然天不令其終爲儒二  
大痛累世單傳長卿稱冢嫡大宗不可絕而忽

奄逝無子女天不令其終爲人後三大痛雖然  
天有令之者矣長卿爲孺子依三十年如一日  
出告反面跬步不少離至有黽勉婉順以養志  
終身不踰父母之訓是稱真孝谷口先生甘貧  
隱居絕嗜好而長卿肖其志一介不欲取諸人  
攀援希覬旣所深恥卽尋常問遺於義無礙每  
以報施爲歉一切裁謝布袍垢履充有餘樂可  
稱真廉嗚呼彭殤同盡孰爲大年有兩大節便



可千古此長卿所不必知於世實不可不令世人知之者也雖然可與人知不必與人知長卿有遺言矣曰必令吳生爲之傳因次其大者而請於谷口先生願定爲明鄭孝廉長卿傳

武唐趙貞母傳

夫梗楠之稱國棟也樹必數十年梅之稱國香也經霜雪幽巖中崑玉之稱國珍也炊七日期不變世有苦貞抱介鬱清矢志靡忒豈屑與芳

妍校哉一志所秉掣電駭颺穿金貫石空九軍藐萬戶喬嶽巨溟舉不足狀其凜冽之氣而及志章而行明皎皎共信天子之報以粟帛棹楔天之報則以福祿壽考子孫久長之祚要之初心安知此而符應必不爽者如武唐趙貞母又苦貞之難言難言者也趙母生於顧歸趙處士甫娘而夫亡趙氏一綫危矣趙母號踊觸棺務捐生不顧旁有慰者立孤與死孰難則點首絮



泣又兩月免身得男戚睦交慶天不絕趙母而  
睥睨者且升之刀俎之上趙母急捐產消其心  
曰藐孤而外皆長物也蓋血淚殷殷漬床褥間  
無晷息云男漸長學步則誨之肆夏采齊學書  
則誨之離經辨志男慧而敏則勉旃惰則扶而  
抗於檠如是者二十五年乃始儒衣冠藉博士  
弟子則今之學人士爭稱趙歸父璧者卽趙母  
所立遺腹孤也歸父醇潔莊和文藉甚丹青有

價矣顧未生而無父初生而無家今之身皆趙  
母乳哺與織紉生之者也爲儒苦貧傲倪寬之  
都養而羔雁漸及脯修以供菽水守困厄四十  
餘載深谷寒冰其無葭飛黍動之候乎天道豈  
遠也哉而趙母於今萬曆辛亥登八十壽矣  
朗史曰趙母之立孤也難於立趙孤以孱婦衛  
襁褓羽翼則生齟齬則死出萬死一生自壯而  
強以成其爲儒隆隆稱名彥豈疆有力能倖致



哉一念堅忍擁衛自集以此操觚必有竒文以此服官必有竒勩宇宙事何不可爲者趙母又篤孝事舅姑盡瘁舅亡趙母病亦迫奮身起侍含蹶地絕復甦臥而施衰哭如禮姑病疽浣臉數閱月靡怠此俱人之所難歸父遲發發必大吾能徵趙母之所貽遠矣

貞壽傳

武林翁文學季鷹才超朗而氣磊珂志節標尚燁燁古風用未見於世而中道夭折知交至今悲思之其元配爲傳孺人甫二十三稱未亡人今二十七年稱艾矣季鷹諱汝遴父鑑塘公累贈比部正郎母張累贈安人長兄汝達仲今南水部郎汝遇叔今撫州守汝進而遴其季也孺人大父虛崖公爲名給諫父太學大學母張太宰元洲公愛女而季鷹母爲大中丞澤山公女兩家旣同堂姊妹孺人之失父母也蚤太宰公



極憐愛之難其偶時季鷹雋聲漸起太宰公復素知吾姪女善視婦故孺人之歸於翁也太宰公實主之孺人性愿樸端靜寡言咲自幼絕嬉侶常默坐跬步不離尺寸方七齡太學公張母相繼見背孺人號慟達晝夜及屏處一與室闐若無人終歲有不聞其出聲者當孺人之稱藐諸也正值父母全盛時所遺曠珠楚壁木難吉光燦然碎盤恣所取而孺人不一瞬也有從旁

導之者獨不爲他日計乎對曰此纍纍者實不辨其可珍安在卒不取纖毫稍長習女紅默默端坐一與室自辨色迨篝燈跏十指以爲常年十九歸季鷹則奩具漸不給矣孺人凝默自安季鷹亦充然內足於懷而太安人益喜曰新婦婉嫵柔嘉吾婦也而吾女且亦吾妹之女也吾女之太宰憐念孤女笑以獨虛父母之貽則割傳負郭之產若干晦爲新婦偸春杵而季鷹義



弗屑也成禮甫浹旬叔兄促季偕赴會稽試因  
隸會稽弟子員藉太安人憐愛新婦柰何令之  
獨居則移牀第施柳聲相屬也而孺人默默端  
坐昕夕課女紅終歲不聞聲猶之室中矣顧季  
鷹性廓落嘒嘒慕古對酒當歌聲振林木雅好  
遊不樂居市廛尤厭薄家人產旣與天台吳伯  
龍武林吳伯霖錢長人俞子若交益放跡湖山  
間近則臯亭遠則金山偕叔兄或數月或經年

不返讀古書遇意所不可髮指日裂拔劍擊柱  
若將甘心焉一語會心朋儕有所評騭得未曾  
有願解齒發僂僂乎歸矣週歲中或一再問堂  
上菽水修人倫之樂而宿春糧復兢兢某山水  
某泉石之幽勝也以故孺人迨事季鷹可五載  
什九獨居所稱弋雁命觴琴瑟在御之日無多  
而孺人凝然自安聞坐一室默默課女紅如在  
室時耳太安人益憐愛之務曲体其情訥則不



強之言時或代爲言不樂儔侶則簡其往來畏  
宴會則太安人諸姑伯姊偶集諸婦次第上壽  
召孺人無固時時語人曰此吾婦也而吾女幽  
閒貞靜婦德之罕儷者也吾願終女之壬午春  
季鷹忽抱病臥榻幾十閱月則孺人稱水量藥  
浣滌厠踰必躬爲之未嘗以久弛季鷹雖臥病  
喜友生至輒喚酒淋漓咲劇以爲歡孺人脫簪  
珥治具惟謹俟客去則進刀圭相瘵結籲天默

禱十閱月如一日也太安人念吾嬾過瘁命爲  
之代而孺人固謝至不起擗踊觸地不欲生太  
安人痛季復痛婦哭聲相向累歲月不休姻戚  
中咸稱季婦無事多緘默宴處及季死生之際  
殫心力踰毀瘠皆尋常所希見益知孺人樸醇  
懃摯諳大体無一不符於壺範者矣季鷹當彌  
留時神氣清定自太安人以下各有囑囑仲兄  
女吾長女而子叔兄之第三子摩其額曰望之



及囑孺人則曰今以食貧累婦然義不舂外家  
糗向吾力辭之已得請於太宰公矣願以此訣  
未幾果有以廢田爲孺人冰蘖之資者舅弟姊  
妹爭相勸誠此何害於義而孺人長跼大慟曰  
夫子夙志也寧以十指代耕終不願隱忍二三  
歿夫子地下蓋一時聞者無不酸涕欲絕云噫  
季鷹歿後十四年兩兄始相繼成進士則太安  
人墓木拱矣孺人攻苦食荼誰復有憐念之者

生計鬱削寸環不給豈意有今日重不忍滅夫  
子之志毅然折附耳之從吏窘約自甘久而靡  
悔寧非鬚眉丈夫所難者哉戊申二月十七日  
孺人登五十而向所摩額名之曰望之者已壯  
有室兩舉子藉甚諸生間志節標尚駸駸堪稱  
季鷹子矣

吳之鯨曰史稱梁高行荀采烈烈琬琰率詭貞  
爲異行矣夫婦貞猶子孝弟悌安其常分烏事



殊尤邈跡哉如孺人至性約結靜正能認卽班  
惠所訓卑弱下人常若畏懼非婦儀首稱歎安  
在瀕危覲閔以殊行顯也乃東漢首列桓少君  
之辭歸裝送提甕出汲若以此爲殊絕而垂美  
千古者則孺人返畚田以不負泉下又何讓焉  
然少君有鮑宣共挽鹿車與之偕隱尋歷榮膺  
遇處其幸孺人夙昔坎壈執勤獨旦糞塩不克  
拮据執掌寧復知有天日也視少君更何如今  
孺人有子復有孫矣少君子永孫昱俱爲顯官  
八十婆娑猶述先姑之言爲戒孺人多歷艱苦  
則天所爲報貞婦者與之眉壽俟子若孫之成  
名而誦太安人懿訓以備家範焉當不在少君  
後也因爲傳其大者而題曰貞壽

### 孫貞惠公傳

公諱承訓字汝庭世居新安之草市父竹亭公  
文紳母戴生公及仲曰承誨而側室子曰承謙



公十齡稱藐孤及長撫兩弟友愛純摯析先箸  
爲三卯翼無所不至卽母氏有遺裝矢不願錙  
銖入私橐汪司馬伯玉高其行作荆園記將於  
田氏而公懷思竹亭公老而不衰拓十畝之宮  
益哀琅玕檀欒以比篔簹谷曰吾先君之所豐  
殖也因自稱少竹主人公之孝友著矣旣挾策  
遊通都悃貌樸衷仁心質行恥言季心劇孟之  
俠而昏疲扣緩急無不應所至稱孫公長者里

開有負氣不相下得王彥方一言立解或至破  
橐以平虞芮之質甲貸於乙請公片言爲券及  
償不中程公剖百五十金充子錢之泐曰吾愛  
吾寶婺收責鄰媪亟無所之將引決公趣代爲  
償媪籲呼自今餘年皆孫公之賜而公天性款  
惻薦於本支族有不講於十倫者蒸嘗之謂何  
拙而舉羸三爲宗人倡宗婦笄而貞矢死靡他  
殫力不能任半菽公毅然曰此耿耿大節不愧



禮宗而使之冰檠不給乎予以一椽月繼以餼  
復爲妥其儀幽宮今且二十年所筭者垂白待  
哺而睦里爭詫曰公以完節與人也以至族之  
父老梟季飢者授燮鰥者授室旁落者折其重  
貲之券蒼頭匿千金不問皆根心啟誼非務爲  
聲施者矣公初委禽於吳旣而病青請辭婚公  
執不可劉庭式何人哉卒成禮稱靜好沒世人  
尤以爲難比兩舉子則吳所進曹勝以報公而

天亦若爲盛德報云願公不以艱於嗣弛式穀  
光宗自舞象日討六經諸子史而王之成稍壯  
命之游吳越鉅雋及名公卿飭羔鴈惟謹文士  
有過其園亭者倒屣投轄惟恐不盡驪寂後授  
經朗士業駸駸蔚起郡侯楊公雋其才取冠童  
子軍旦暮有樹立而公不待矣則光宗匍匐踊  
號語不成聲者再曰昔曾子之數卜夏爾喪親  
使民未有聞焉罪二夫士業屈首受書無能爲



親計而冀萬一不赦之巨辟於海內文人之不  
律乎噫此悲者之懷寧可思耶乃雲間董太史  
從邑子之請私謚曰貞惠而朗士亦爲立孫貞  
惠公傳

朗士曰檀弓載公叔文子之易名也爲粥與國  
之餓者爲惠而以身衛君爲貞施至今無窮焉  
若余所覩記孫公則古今豈相遠哉公以貲佐  
公如梁登豐梁西干及衛水之堤儲粟之庾利

涉之楫無筭奚翅起一翳桑之孳也至不寒初  
盟娶青媛篤行卓烈以綱常自植而庇宗婦柏  
舟之操其所衛名教不旣多乎墳藉煌煌費其  
七襄象緯雲章休于無疆而以光宗命厥胤卽  
稱貞惠文子其亦可矣

楊澄之小傳

莊生稱諄芒苑風蒲衣扁慶大率皆寓言也然  
千載下讀其言瀟瀟澹漠恍如共挹清泠之淵



以消焚累養空而浮林樂無形則豈必非真哉  
如楊澄之吾庶幾其人矣澄之執贄朗閣五載  
所其家當湖歲或一來來僅淡旬顧夷曠蕭踈  
望而知非塵士行文亦清灑有致庚戌冬居武  
林最久適余避喧石戶昏旦相追隨於高峯煙  
霞間冷巖寒瀑月籟霜鐘澄之獨有深往或載  
酒磯頭或分韻松際所偕萍踪佛石青蓮數衲  
子及同好沈適可登必危巘坐必幽壑語必世

外若欲一生託於荒埜岑寂之鄉矢不一見俗  
人登熱場者余每晤澄之亦輒愀然忘身世矣  
初意欲度歲巖艇尋以念堂上白髮母迫臘始  
歸遂紀余數人日夕所歷涉作冬課鐫爲單幅  
余綴數行跋語友儕見者無不泠泠作深山想  
也比知余館於馮茂遠家益喜極願侍朝夕余  
亦喜澄之慧而真每事宜人遂訂燈夕來武林  
同載而倏忽長逝石火電光果非誣耶痛哉余



驟聞而體寒粟不自禁淚承睫不能止也痛哉  
然世能知澄之超邁流俗未能窺其遠志澄之  
先系鹽官名族曾大父遷當湖贅於徐大父見  
三公府登嘉靖壬子賢書兩刺劇邑父孟端公  
一方爲諸生有名早逝澄之盡傷內悼每霜露  
遇變輒嗚咽慕我之篇食寢俱廢事白髮母怡  
怡膝下先意承志無異嬰孺同母兄二人嗣源  
嗣瀚與澄之相繼肄博士子弟籍邑中咸推前

茅亟見其成名澄之亦雅自負恥在人後修身  
砥行急欲拓大祖父之業以快夙昔而竟不遂  
哀哉數月前以公正發憤忤當塗負異寃道路  
俱爲不平遂成結轡之疾卒之時無他痛楚尚  
能肅衣冠鑿鑿論文不及身後一語澄之其乘  
化無怛而翱翔人世者乎澄之諱嗣澄號其淵  
澄之其字生萬曆乙酉閏九月二日卒辛亥正  
月十八日年僅二十七配沈爲庠生華岩公女



子一乳名蘭甫四齡肋骨頗強亦聰慧澄之未  
竟之志天其留念於斯乎

朗士曰稗史稱杜甫受天符入葱肆爲冥官所  
謫後幾不免於嚴武殊不可詰今觀澄之清而  
不貴文而不壽豈亦爲葱肆所誤耶造化於澄  
之厚乎薄乎世無莊生吾無所覓解人則爲澄  
之傳之無窮耳已

沈母孫恭人傳

同社沈允中鬱竒探奧高衡抗露之姿疏理組  
英清射食霞之氣剗犀霜鏗陋鄒衍之辨縱橫  
析繭水豪鄙何晏之稱道德不佞鯨登堂締好  
旅進以瞻雅規陟屺偕征臚傳而欽玉式則知  
允中母孫恭人者事姑以孝相夫以敬育子以  
慈螽羽讓和熊丸著勩衆媿畢該貽穀方茂者  
也恭人配曰煙江先生里號德門鄉推善士旣  
已椎髻而前抑亦齊眉而樂顧厲非伯有火之



不戒者三遂至貧埒相如壁之徒立者四而恭人奉堂上嫠姑顧與陸治糜務調其甘哺夫之弟仲若季載餉必絕其少盖方舟游泳曳勉於膏鞠之時蓄租捋茶譙脩於飄搖之宇灑惟剝棗滌勤厠踰顧姑登年九十陸姑九十有五就養無方敬共如一仲季駸駸咸有樹立而恭人孝繇性培悅匪貌飭者矣烟江先生幼慕扶搖不料歌成五噫晚希冲舉庶幾跡邁十洲讀陶

氏之琅書傾洛公之金醞而慷慨赴諾緩急振危力能建一畝之宮惠已周百指之爨恭人所爲佐讀扶義協贊出納者繫有相之道焉恭人故宜子亦嘗兩舉丈夫子年二十九未踰期也卽進如已者姚以當夕同牢共席賸有餘恩宣滯導蘇終無漏澤而允中呱而釋乳免於姚母之懷恭人携與臥起逮就婚而始免於恭人之懷羔鴈隆師顧復於出告反面紡磚爲傳婆娑



於書畫方名至允中薦公車而母顏始舒及允  
中充積益沉厚益高卓世不以今之人視允中  
允中亦不可一世而母願始慰則恭人意何遠  
也恭人一生涉苦不乏人道之憂投老嬰病遍  
歷陰陽之患龍文跳地其益筭之昌陽雛舞翩  
躚實揅荒之上劑而歡聚含飴嗟凶大耋考終  
八十有四子孫滿前則恭人五福誕膺千秋並  
曜鸞章儲德麟定發祥有恭人是宜有允中矣

朗史曰徵壺訓者以德掩才則貞以才掩德則  
悔恭人蚤服沉幾開濟明達薰芬合慮而衡童  
若著洞觀懸籌而千里如繳豈非材譖具設者  
哉禮修虔共瘁能效順叔隗一體和以致祥允  
中當癸卯因介壽而謝計偕今之嘔竹林而廢  
蓼莪者孰貽之也世有如恭人者乃可稱德乃  
可稱才

陳文學立吾公傳



不佞自己卯受室於鄭與立吾陳公講邢譚之  
好公姿度俊爽興寄豪逸所至成聚嘗與探幽  
湖山間陰鏗茶鉞徐邈酒鎗流連昕夕笑語歡  
愜歲未三改而公以病廢杖策重席遂不復相  
晤對矣然時時聞公不以廢自竄剗理繁劇與  
鄭孺人同心秉政獎僕夫之勞而扶其惰者歲  
時蒸嘗必躬必虔人有緩急倒皮應之弋鴈以  
娛而鄭孺人亦能調其旨甘佐和導滯使公三

十年忘庚桑之苦公先世赫奕父蘭臺公才高  
名噪以崔盧自雄車騎雍容甚都孺人父梅屋  
公以太常孫掄魁任郡司馬倣五侯四公子食  
客千指孺人其愛女公其愛婿兩家俱尚豪舉  
亟期置身通顯恥居桑牖下蘭臺公己卯俛得  
復失齋志逝公益發憤思振豎隸長興諸生藉  
又最少而不良於行無所發舒有子紹廉慧而  
文弟子聲日著愈思見其奮飛以紹二千石銓



曹郎之烈朝夕提誨彌切祖坊額爲風雨所塌  
幾沒睥睨者公奮身修復松楸犯於斧柯賈勇  
置之法祖居半爲火崇歷寒暑更新之爲王父  
母父母卜牛眠地昇而登山顛竣事始歸俱不  
以廢自窳者公雖廢而家規井飭也子女婚嫁  
送往事居費至不貲而晏然完固者固鄭孺人  
與長君紹廉善承公志而公之靜治尚已疾革  
時猶諄諄遣廉入應試乃青冥之期有在而不

及視痛哉登年六十有三歿爲萬曆壬子季春  
廿三日也

贊曰華胄通儒夙譽琳圃天隱葆真以閱衆甫  
捍圉元宗式穀念祖馬鬣孔壙龍標安堵孝友  
之淵詩書之府賢胤文孫世其繩武

馮孝貞傳

夫詩詠無儀班誡著媿於今爲烈苟其饁耨兆  
昌比肩徵雁卽鹿車共挽蒙陽可娛孰不願爲



良臣哉若廼持溢維危潛籌密運禮修之精誠  
必感徐淑之妻慕莫回竭孤孽之苦衷厲金石  
之堅操有才難才而善用難用才而有過抑無  
贊成而卒自申其才尤難又至才有所不得用  
而錚處甯子之愚恬赴伯姬之恫此壺範所罕  
儷者也寧必截耳務面而後爲烈乎作馮孝貞  
傳

孝貞女於杳祖曰大京兆近川父曰廬郡丞岐  
峯母曰許宜人婦於馮舅曰太僕卿小山姑曰  
曹淑人歸太學君讓伯竟以哭讓伯死里中鄉  
紳茂才撫行概而哀謚之曰孝貞遂稱孝貞云  
當孝貞初歸讓伯時兩家俱致位通顯綦盛矣  
孝貞婉約恪恭言不踰梱已擅賢聲迨太僕公  
以叅知治河淮徐間歿於  
王事則孝貞佐姑護喪歸其却賻肅塗一稟於  
禮讓伯以是能爲子顧在疚煢煢窺伺從此始



姑老矣嗇以繩下而內沒外悍者憑陵漸熾孝  
貞慎防其端奉姑惟恪而陰懾侵軼者勸忠懲  
詐威惠潛調而姑之權乃尊然性嚴重多嗃嗃  
不易得其歡心孝貞起敬起孝巽而以慎曲意  
求當姑者所嗜千里必致務達其悃鷄初鳴往  
侍丙夜不敢卽安孺慕膝前無間寒暑姑患頭  
風孝貞簇火炙手以熨其額手爲龜坼至瘡痂  
膠衣裾而怡顏侍側不忍以惋楚爲解也姑初

不能知孝貞積漸乃心動每呼吾兒吾兒比疾  
劇尤諄諄願死賢婦之手其憐愛更倍他姑矣  
方孝貞侍姑疾以身掖卧起目不交睫柴骨幾  
不支旣觸棺一慟遽絕稍蘇勉襄大事務豐迄  
祥禫痛如新喪及卜兆武林孝貞正嬰危病力  
疾扶柩抵關輒號輒仆者屢矣親鄰百計阻之  
目稍啟咯咯呼曰吾寧輿疾死墓上儻餘息復  
續終身何以贖若必欲吾隱忍舟中是速吾死



也卒成禮歸而體漸平有如面飾傳生時歡誰  
不愛死肯以一綫彌留徼人世善毀之稱哉孝  
貞於曹淑人必誠必信表裏無憾者矣讓伯蚤  
歲負竒穎弱冠克弟子高等臨池墨妙爲詩餘  
箋牘甚敏慧丰神灑灑友朋咸矚就之而性脫  
畧畏拘檢喜工舉子業卽築室鑿坏喜養生家  
言卽不問課菽喜紛華遊冶卽厭言一切尊生  
之事一念偶及終不顧返忽而黃面瞿曇忽而

五陵裘馬告以家園正務及謁郡邑長攢眉遜  
郊外矣孝貞懇傷其意不敢強諫而密爲維護  
日夕飾羔雁盛纁帛自官長逮尊親咸傳讓伯  
指巽而中窵其間雖不以身請而綢繆藹洽都  
忘穉生之癖也疆奴幸主人不視事覬爲營窟  
里中豪益以公庭匍匐難讓伯黃金立致矣訟  
牒如蝟孝貞曰以怯召訟以媾形怯產不盡不  
止也讓伯悟趣間道訴按君竟以此解孝貞故



善病或處重幃中晝嘗烈炬乃懸斷百里外洞  
見毫末左右蓄狡謀未發眉睫間已照膽若設  
鈿簫然而寬博優容仍以恩勝門戶之謂何孝  
貞以一孱婦衛讓伯纖細礮密平外難消內釁  
桀鷲者爭効死力飄搖之宇以定而讓伯未盡  
知也非久亦知之而四方之念起七年燕市旅  
櫬返矣孝貞信使餽問無日不之長安道從長  
安來者操券索逋歲數千緡罄囊應之無勸色

徬徨佗係心計盡耗日蓬首悲啼盤旋榻間子  
婦歲時上壽輒掩面泣止之旣聞訃卽截髮僅  
寸許誓必死觸棺一慟垂絕而甦嗣是寢處不  
下榻昏旦擗踊不休坐烈焰中不願出急命卜  
善地卻粥糜不御蓋時時以速死爲樂而孝貞  
之念畢矣時萬曆庚戌二月晦日也  
吳之鯨曰余交讓伯深而知讓伯必能死孝貞  
也丙午入燕嘗苦口勸讓伯歸讓伯輸情告我



日人皆念家吾婦能持家人皆念子吾婦能訓  
子吾何念獨吾婦堪念耳第矢不欲以青衿歸  
也噫讓伯此言可謂知孝貞矣能生孝貞乎孝  
貞天賦實殊絕使讓伯得時而駕贊畫經濟必  
有可觀縱不然而唱隨相守亦足暢其和羨調  
瑟之用卽其以三尺扼宗人而忽然立沮登黠  
婢利刃而脫葉氏姑於不測抑何神明炯射也  
豈甘跬步落人後者哉殫慮結誠至白髮姑易

嚴爲慈而不能挽游子之轍心血旣枯髮膚若  
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孝貞分所當爲力所  
可爲者止於此矣何知其他則天之扼孝貞何  
若是慘也雖然孝貞有子洪業矣冲齡屹如成  
人垂髫隸博士藉文蔚甚間關扶櫬哀感行路  
赴火救母面額焦灼而引刃擺指作糜以冀緩  
須臾豈人所易爲者不有孝貞必不能有此子  
信哉孝貞之爲馮氏培樹遠也則孰謂讓伯不



知孝貞也

贊曰蘭芬蘄苦稟性不移鍾山炊玉益賁其輝  
精壹靡忒卓矣婦師皦日旌信泉臺永依以耀  
千秋彤史流徽

恭靖錢室孫孺人傳

江滸孫姓本龍門喬古塘公隱德尤著鄉社推  
爲五更三老有女兒歸於錢稱太宜人有女歸  
於吳卽先慈有女孫歸於錢則長人室今謚恭

靖者也太宜人生五丈夫子以仲子少子貴兩  
受封九十三考終最盛矣先慈甫六十棄不肖  
不肖謬附已酉賢書已不及待蓼莪之慟沒身  
奚贖然太宜人及先慈俱由貧儉漸致克裕殫  
力始成其子爲儒獨恭靖年十五卽爲儒者婦  
二十九長人薦北闈竹樓公擁素封較亨塗爲  
蚤乃僅年四十七無病而逝速如迅電天又連  
奪其四子痛哉恭靖之歸長人也古塘公與贈



公各竒其孫又相善願世爲婚姻矣贈公性伉  
直太宜人佐以和柔竹樓公與元妃陳淑人首  
以忠勤起家三致千金供昆弟課讀攻苦陳病  
瀕危思見吾婦而摩其額恭靖甫十五隨母吳  
往眎卽罄折奉湯藥依依咽咽頃刻不離膝不  
十日訃聞號恫頓地陳淑人遺命以禮迎歸趣  
取吾之家柄授之是時一孱女寧彘菽麥耶竹  
樓公生計方盛客指千又嬰新喪內外鱗集索

酒漿一饋十起恭靖從容應之大而殺彘折俎  
細而芼醢蕪蕕隨取隨給且不獨有治才兼識  
大體達世情諳練若夙構親睦爭相傳說竹樓  
公始壹意付之筦鑰不復罍念矣旣禫除成婚  
相敬如伯鸞德曜供億佐讀惟謹越三載竹樓  
公繼配王亦先有側室而恭靖事之靡間言情  
文俱備虔奉諸母伯母王倚之如已女遇諸叔  
諸姊姒諸侄懃款殷渥人人若接春熙而戴冬



日矣長人天性清真與人交切憇篤摯無飾語  
爲文直抒己意不務沉浮小試輒竒恭靖報以  
雜佩而友益集脫簪珥佐入贊而卽有甲午之  
捷皆默爲助也竹樓公卧病累月繼當大事恭  
靖佐長人以不愆於儀及長人四上公車屢驚  
骨肉之變先後進妾陳彭沈樛木之恩撫之如  
一日比偕之陽羨之樓水之長安皆携彭以從  
長人讀書則煮茗菓滌參朮以俟暇則焚香鼓

琴或賦短韻或作對聯或做五花判語與彭墳  
唱箎和所爲娛長人岑寂者無不至及庚戌報  
罷復偕之常山司諭長人撓檠稍過恭靖必效  
以寬偶爨清治糜及室湫隘而時時寬長人曰  
苜蓿風味亦自適也建文昌閣修學宮悉潛爲  
經紀來助工者勞以酒食蓋長人初試爲兆而  
恭靖亦微見韋弦之助矣恭靖夙純孝痛父鳳  
麓公家盡落生事死塋無憾而迎養母吳媪於



家每出必奉以往頃從常山歸足甫及內寢而  
一蹙幾殆恭靖哀號奔救久漸甦調護彌至隨  
爲長人治裝裝發五十里方越宿卽以薄暮病  
病不知所自出已瞑眩不能言爲間索筆筆不  
能畫延及子夜肅衣裾端坐而逝是壬子十月  
五日也長人自博陸聞報尚及携鍾氏女歸視  
含稍遲信宿長人之慟尤無已矣人亦有言曰  
電光石火六觀非謬有如恭靖申而酬答酉而

眩蹙彈指長夜可不省歟噫此言似達豈知恭  
靖者哉恭靖開爽倜儻穎敏通慧理繁務御多  
錢皆其素優性復仁慈見窮困者不靳解衣釧  
與之戒殺放生爲而不有使展其才猷大有可  
觀所不堪者爵耳旣四舉子俱數歲而夭爵矣  
家素饒出百倍於入漸不支舉羸用詘又爵矣  
覩長人頻年下帷潛心名理亟圖收效而尚稽  
南宮之奏又爵矣以爵致病嘔血幾十餘載時



時憂生又鬱矣長人善寶齋神理內充獨不免  
兼有諸鬱恭靖內藏其鬱又曲思所爲開長人  
之鬱鬱未必開藏者益局又鬱之鬱矣枝葉未  
害本實先撥傾仆須臾消鑠已久此可以石火  
論乎雖然倘真達於電光石火之喻亦必無此  
奄速矣

吳之鯨曰予讀長人所爲內君行實而爽然若  
失也恭靖秉家政三十年無私蓄生平知取壺

範於師友逝之前四時尚作長語勗夫子以寬  
和豈非持門戶大計者哉乃稱詩論書與諸女  
互舉風雅句侑杯竿又不減謝家道韞及檢篋  
中遺草飄飄多凌虛之思至絕筆二詠如澄心  
皎似秋空月擬上蓬萊五色車如鳳凰不滯深  
蘆畔小鳥高飛漸入雲皆若有夙契上因遺蛻  
冥舉翱翔霞表也者詎不達於電光石火之喻  
者乎長人又言初婚時夢入帝宮老人贈聯有



鳳凰臺上城池之句云指汝夫婦今厝室正在  
鳳樓亭與詩鳳凰語復合抑何定數預符也則  
恭靖洒脫生死不墮床褥苦縛正足自見不佞  
尚以鬱稱恭靖可志予過矣

### 樊贈公傳

贈公諱允儀字子容別號北渠先世出上黨郡  
食采於樊曰氏焉自益都侯歷唐宋有位至使  
相左右侍郎者扈南遷蹕居浙山陰松林村多

衡門潛德至微君質齋公積善嗜書自經史竺  
乾通參同悟真靡不了解繙誦逾老不勌雲棲  
大師每稱爲三教上人著究竟三教論行於世  
則贈公考君也贈公濶度樸衷康莊便腹與人  
交無諧謔亦無億逆輸誠布愫不知世上有羊  
腸太行之險卽里中僉小每喜以機械傲人見  
公必斂容退雖親知有譽而譙讓不少貸然虛  
舟忘觸其飲人以和煖於布帛人未嘗不蔭公



宇下也里中甲乙不相下必需公片言立解不  
減王彥方杜務伯鄉軌焉既樂居武林因徙籍  
錢塘彊幹有筭業蒸蒸日上益市甘鮮娛徵君及  
母夫人晚歲暢其嗜書行善之懷及襄大事情  
文備至魚菽之祭無不極哀事兄若姊甘苦與  
共白首不殊少時姊守貞益周賙以成其冰蘖  
操撫兄子如已子生計俱悉心經營蓋贈公天  
性孝友所謂本沃而枝日茂者矣公不務任俠

名而急病拯危水火必赴嘗傾橐托某爲理視  
若同氣其人負德久不能具母子公爲焚券曰  
無益徒損舊好也某困逆旅止一蒼頭不得不  
鬻爲歸貲公惻然解裝贈行某感泣倍償以進  
公莊謝曰緩急人所時有安望報耶某固進公  
固辭卒成賓主之禮以去一夕渡江同舟有遺  
橐旁睨欲攫之公廉其色不善宣言曰此吾姻  
也吾爲居守竟日果踉蹌至公完壁與之其人



喜極而悲曰公活我豈啻一人吾頃售先人之  
敝廬失此立稿矣公慕義樹德上薄雲漢皆根  
心自然豈兢兢爲名高者哉迺公時亦有天護  
渡淮失楫出沒怒濤中幾殆公神氣自若尋泊  
岸若有憑焉冒澍雨入居亭方櫛沐聞主人譙  
訶聲挈裝徙他所陡聞屋圯如崩正前坐處也  
公活人神活公如取携矣公止一子不以慈廢  
嚴而瑞明夙慧能文攻苦達旦甯越邢顥勵志

秉節未有其比爲文思緯淹通如雕摩美寶聲  
名日起公督課不間寒暑時時以古今懿範立  
身大節爲訓已酉登賢書公勅勵之曰幸紹先  
世儒紳勿替先世令德瑞明益堅猛蕭然咿唔  
不問戶外果以丙辰售春官而公先一月逝不  
及待矣雖然公之發祥固自遠而謂泉臺冥漠  
乎哉公生平善飲好客每據席飛談捲霧詞旨  
爽直儀表昂藏坐上爭起爲壽公引滿畢剖肝



瞻人人得意去咸稱公必膺大福逝前一日尚  
置酒高會達丙夜呼五白辰起整襟謁呂僊無  
他恙忽痰壅不掇石火電光簣不及易信哉要  
其乘化歸盡去來無礙亦足以窺公矣時丙辰  
正月二十日也瑞明名時英以大戴起家聞訃  
歸尚瞽廷對云

吳之鯨曰先達有言陰隲如耳鳴吾自知之子  
如聞之卽非陰矣然鼓鐘聞宮鶴鳴聞野世有

微而不著者耶從善如登積報靡爽載藉堪罄  
竹書也樊氏積善已久贈公承先志陰種德如  
解囊守橐俱關人死生寧暇計責桃李哉矢不  
欲自欺其志耳福基宜厚祚繁唯舊瑞明今日  
尚未足償贈公也千里之行始於跬步經綸展  
舒在瑞明爲肇跡則虞支世乘在余言爲嚆矢  
矣

高貞母何太夫人傳



黔中有峩山龍溪之勝萃爲人文高仲子明柱  
負異才落筆數萬言播芳蕤發青條徵墳素之  
長圃所至讓席預盟壇坵而仲子之先辰產也  
維楚有材不徒以牂牁雄矣仲子尊人布衣行  
義有德而無年元配何十八于歸並軌德耀以  
弗無子進吳孟姬若兩君然比何誕伯也而吳  
亦舉仲季樛木下逮螽斯上符風人豈欺我哉  
好合不盈十載可柰何卽無媚心三十曰壯始

議廣嗣無吳無仲季矣吳之殉贈公也談笑入  
夜臺無怛無濡青松皦日凜凜共對何母甫二  
十七耳擗踊觸棺天地崩裂聞者酸涕奄奄一  
線矣夫逝一室寒母逝三子單呱呱藐諸啣恤  
靡至吳爲其易者而何母之艱難險阻始基之  
矣翹翹數椽漂搖於淒風苦雨之中跼十指哺  
三雛鳩鳩一兮濕燥苦甘仲子與伯季棗栗相  
讓不知無父不知無吳長而後知何母活我痛



欲絕也旱魃爲虐埜無青草悠悠昊天獨不憐  
念寡婦孤兒乎朝春糜暮春水饑不啼而心血  
枯矣仲子敬伯而愛季何母教之讀步中采齊  
而畚難起母子蹉跟於荒箐叢棘惡溪怪洞間  
妖燐夜燦猛虎晝嗥出萬死得一生而癘之侵  
人也毒於兵燹何母籲天而號危病以除天之  
困何安人也若諸馮之聖歷試諸艱至於怒風  
息險浪平邈若丹生而天正以玉成何母之苦

貞其期待厚矣膝前有婦架上有書母也不以  
慈煦廢義方不以災屯廢肅範出告反面所游  
必賢豪長者三丈夫子次第隸博士籍仲登丙  
午賢書第六人瓊敷玉藻後先競爽埒於柳之  
三鳳王之三珠名達上都而何母機杼聲與書  
聲軋軋相應和也無何母無三子無三名下士  
母今年六十有七漸覩天日矣

邁史氏曰載籍所紀貞婦孝子爲上帝所欽鬼



神所懾匪於人道有增但無損耳丹誠之積微而彌章自不容泯也

高皇帝令甲首崇倫教遂使幽巖堪穴孤窻無筭之人皆得膺

寵褒賁日月之光其廣厲甚宏於萬斯年正在是乎方何母褻寇頻仍愍凶疊邁喘息一不續呼天無補矣自襁褓至冠紉庶不莫敖吾夫乎未亡人足以報命豈意成三人爲儒且覩其成

名也丹誠之效由纖而鉅何母不自知卽仲子與伯季皆不知知之者悠悠昊天而已代天司賞者天子代天子咨諏者霜鉞之使今且棹楔如行馬矣

帝曰俞嘉茲媿節旦暮且至仲子行奏策南宮不煩再疏疏宜以吳請雙節並耀使世人知吳亦非爲其易者也

待贈盛東塾先生暨配劉淑人合傳



先生盛姓諱以仁別號東埜世居晉陵之南鄉  
代有隱德幼業儒不就攻六書備師宜官之法  
遠近爭購以爲家珍練裙蒲葵博榆葉如響客  
游燕五侯七貴咸招致之邨國兄弟禮爲上客  
尋納貲給事儀曹

世宗朝選海內精楷書永樂大典先生供役五  
載授鴻臚序班家長安十年所元配盧生子爲  
邑諸生與繼配周俱相次謝世熒熒影立乃娶

劉淑人則寶坻其母家也先生搦三寸管不諳  
治生善詩歌蕭齋清芬不貯塵土氣度溫穆寬  
然長者人莫不暱就之茗椀酒鑪長者車滿戶  
外安所得咄嗟辦而劉淑人操作達晝夜纂組  
簪珥鬻市中趣付酒家矣先生出乘欵段蹠蹠  
風沙中入則濯具焚香據梧而吟劉之以也生  
一女隆慶辛未先生年六十始舉子子澄時尚  
滯燕邸尋外補大梁儀封簿仁心粹如不令公



喜怒哀以上下其手謙和醇質見者皆曰古人也  
居儀四年其冰蘖有貽一錢者必唾而擲之一  
物不忍傷多行善事儀在河隕購地掩骼設糜  
濟飢人人頂踵頌德旋拂衣歸父老童稚牽衣  
送百里外遮道泣番實邑倅所罕覩者先生素  
操可規而劉之贊佐遠矣歸晉陵蕭疎四堵薄  
田僅供餽粥書法與年俱老丐者盈門襪材亦  
趣付酒家遇少年必訓以爲善最樂結詩酒者

英社决渠灌花陶然自適不知有濃淡是非出  
入會計悉劉淑人掌之拮据萬端儉勤簡靜柴  
門晝扃剥啄不喧郡中咸稱爲德門樸士其梁  
孟合調者哉子澄自冲齡穎異過人父母極憐  
愛不廢繩督而母氏蚤夜勉旃機杼書聲相和  
也年十九補弟子員試輒前茅丙申先生壽八  
十五還白雲鄉養恬寧順更復何憾至巳酉子  
澄登應天賢書劉淑人喜爲加額復泣曰恨不



令而父見耳既三上春官不售念母氏持家拮据老而不休將乞

恩爲儒官以冷氈供菽水逡巡未果丁巳春正廿三日劉母七十誕辰子澄從長安馳歸已春杪同年兄弟捧觴上壽淑人喜爲加爵不數日逝矣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豈虛語哉子澄名幼清工詩文饒酒德醇篤君子綽有父風而母訓夙成之者也

吳之鯨曰不佞與子澄同受知陳晉高巖築老師之門情誼最洽燕中居亭百武酒後耳熱每稱兩尊人芳規異祿養於母氏風木之慟至此又奚言哉然東塾公以卑官陰行善種德彌茂淑人佐之豈望報於冥冥者子澄行且奏南宮微綸綍以揚親而二子最岐嶷能文且振振起于公所謂高大其門天道非爽矣不佞敬執簡爲合傳以俟史氏徵實焉



翁長公伯達傳

嗟乎不佞欲傳伯達而哽塞不勝痛也翁自西  
冷公著隱德稱醇篤長者中憲鑑塘公元配張  
恭人生子女各四去冬仲兄衛輝守獻父卒於  
官尚有一人今獨存叅政公子先爲叔子及余  
室人爲季女而伯達以子女之長逝矣有瓜葛  
之痛伯達溫潤款懇忠於人謀有過必糾有美  
必贊竭慮畢誠務歸於正使人意消而不傷於

亢今已矣有良友之痛壽夭默定疾由已招伯  
達性既寬和攝亦恬適傷生之道非一自檢自  
損徒以孔懷赴急悲鬱莫舒而以善人嬰惡疾  
備受諸慘有人事無憑天道難問之痛痛伯達  
寧有涯哉然伯達實有可傳者傳伯達以寄痛  
也伯達自童穉敦孝友蚤孤曲中母心母爲中  
丞澤山公愛女明達嚴正課四子緩急有節伯  
達與諸弟歡如腰鼓朝夕聚膝前柔詞怡色陳



說今古時務媿媿中肯窾母爲加飡每至丙夜不休以爲常弟季鷹才致廓落嬰竒疾久不效伯達刲股療之曰以母所遺拯母所愛無季虞傷母懷也比不起恫有餘瘁執母之喪總總樂樂僉曰能子焉雅好游居長安十載所交多賢士大夫逮仲叔後先成進士宦轍所至迎其兄南北無不到所到亦必有僑札之好常熟翁完虛太輿兩先生兄弟貴顯澹若儒素邂逅莫逆

遂聯盟昆季太輿謝世走素車而哭之哀囊無贏貲最喜賑人之乏力或不贍百計以滿其願雖梯月扛鼎必不以難爲解尤喜批難解紛法言巽語剖肝肺繼之以泣不見從不嘗食歡然就理而眉端栩栩如獲拱壁矣沈青門先生高士也伯達與其孫游周恤不勑貧不能歛脫簪珥佐大事更給遺發舊族有以假女鬻者鳩同志聚貲返其母俾獲所歸某夫婦以訟析居十



九年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伯達昕夕苦口曲折  
諭慰某感其意迎歸共飲食咲語子女羅膝相  
繼同穴某藉以無失德而泉臺亦無齋恨焉真  
州陳姓者久逐其子瓊尾無生理伯達片語聳  
動之立召還爲父子如初廣陵李生以官逋被  
逮已質其妻於娼家且立券告絕矣伯達聞哭  
聲捐金贖付其夫復爲治十日糧以歸茗水周  
氏子無端株連窘甚伯達力白其寃兼有贈遺

杭人林見山扞文網繫京師救者輒罹禍伯達  
營解萬方不避艱險卒賴以脫其他施不望報  
勞不計功厚窮交重然諾俱性自有之非飾爲  
名高者也居恒不善治生求田問舍銖積寸累  
皆其所恥言者棋枰雅歌咸諳妙理賓朋咲語  
移晷消夜間亦有以駕竒厚糈往啖者偶一試  
之不効亦不復頤以故市義較多而家鮮厚蓄  
博大雍容仁言藹如有道之氣冲然可挹成其



爲伯達耳已涉冬走朝歌往返在酸苦中疽發於背間關正寢雖痛楚已極而冥心內守端坐不亂親友徃問者諄諄規誡不殊平日其真不墮恐怖而委順歸全伯達之能自見者此乎時萬曆丁巳六月十一日也

吳之鯨曰瞿曇氏談因果如形影桴鼓凜然可畏獨孔孟之教曰行法俟命不怨不尤而已春秋言災異不言事應與占侯家支離牽附迥別

靈武之變李郭稱名將俱冠絕一時光弼嚴毅沉果有大畧用子儀薦爲將戰史思明與子儀合擊大破之肅宗詔光弼將兵入太原以御史崔衆兵付之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斬衆以徇威震三軍敵史思明圍安慶緒所在禁剽掠整師還太原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思明至偃師衆甚盛有云守關可持久者光弼悉軍守河陽與



戰中渾斬千級賊兵再振光弼登陣望曰彼軍雖銳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手自持大旗曰望吾旗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衆俱死戰擒周摯思明奔懼光弼初戰內刀於鞞曰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測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乃爲魚朝恩程元振所忌召還卒年五十七子巢有志操爲涇原節度使初子儀與光弼

母亦本諸修身餘非所計者乎伯達內醇外融孳孳爲善食報宜鉅而壽止六十有六神以形累扁鵲無所施能造物尚可詰乎然伯達有子維之隸博士籍崇志節端雅可欽凝福其在茲矣易與天地準愚不敢謂積善降祥爲讖緯語也

待贈仰巖陳公傳

邁史氏曰澍德性廉誕祥繇嗇困非益智也而



鍊冶既堅繁阜益永澤蘭朝發夕芬佩者潔矣  
而速隕於霜貞樹凌風振柯寒涼守節險不能  
傾葱翠彌茂故松柏負剛毅之操而梗楠備棟  
梁之用以余觀於仰巖陳贈公其植根固而發  
瑞遠足徵文獻矣公諱哲字子星別號仰巖先  
世由汴徙杭宋元代有聞者入國朝五世祖  
胤授古田諭四世祖敏政中宣德丁未進士第  
二人終南康守曾祖良牧應懷才抱德科未仕

歿祖騫父克烈號碧巖贅於張生三子而公其  
仲也公幼孱弱不出庭戶家本儒素中圯不克  
自振而是時少保胡公總督浙直勢赫甚碧巖  
公忤用事者幾不保首領公甫髫袒跣提短髮  
奮以身代百計營救獲免尋失母張窘愈甚不  
惟廢儒兼廢其世守之產早作糜晝量水爨無  
欲清之人爲里閭所誚獨明吾劉公操人倫鑒  
曰此非窶者子其氣宇崢嶸神理凝厚必能亢



宗出橐中金佐之什一公稍稍羸縮有起色卽具子母謝劉曰童子鴻不因人熱然長者爲德深重矣初娶張繼沈拮据將荼未有寧宇碧巖公復謝世公自傷居貧不能治豐碑痛不欲生伏臘進魚菽拊膺長慟終其身旣修業而息廉也五之積歲月漸充給矣遂廣爲德不以纖細煩諍詬推甘赴急昏夜必應里閭有不平迺復丐公剖決出片言立爲解父老置社飲爭推公

祭酒公胸懷坦率慷慨放歌勸酬藹然諸少年咸膝席爲壽曰陳公長者公更壹意陰行善拾遺金亟返其人捐資飭塗梁寒暑施茶湯得異方歲活人不可指計尤喜爲人解紛不避艱阻隣有謀嗣者紊其序公力爭之獲如禮姻戚爲勢家所螫語侵公數大義責之聲色俱厲愧避去老蒼頭爲伍伯誤抵盜法當反坐公不忍爲宛轉出獄而篤宗祊不靳餘力吳興遺祀田若



于畝後以避租尋廢祀昭穆相錯於道有不辨者公遵祖規定爲制歲更二人司出入蒸嘗以時有行葦具慶之睦焉族某以官運絆役厄陽侯就逮京師且死二子荷校株連通族公居長有勸以子弟代者斥不可立走赤日中傾囊佐之幸當道嘉其誼得申雪庇族子甚衆而歲時感憤每歔歔泣數行下公曰吾生平有三恨父母蚤世甘麗不逮夜臺先世坊表及楚茨妥佑

之宮淪於禾黍外氏無所出至不能保首丘吾終天奚贖哉而公之子孝廉君漢爲業顯揚其親志可無齋矣當漢爲初授經公業亦津津起力能具羔鴈酒漿漢爲師事其兄乃更爲築書舍延名碩廣其聞見切磋之益不用嚴而用和色煦煦好言慰藉堂上若兩慈母而漢爲慧穎端慤自幼攻苦亦不假繩削顧數竒壬子夏始列青衿乙卯廩餼遂登賢書學宮席未暖也而



公教子之念已親覩其效先世箕裘勿替矣萬曆丁巳孟夏十二日感末疾終歷春秋六十四子一卽孝廉漢爲名其章蓋公之出困厄就溫厚市義閭修積微成鉅者呂虔佩刀漢爲固徵之日暮間者也

贊曰敬仲之裔顯于南康境約志昂敝緼用臧仁義旣附鄉推彥方豹文孔蔚六世其昌鬱極而亨濬哲發祥如綸賁德寵賚七襄

文學沈九方暨元聘凌貞女合傳

夫百行基於養蒙兩姓諧於片諾琬琰所載節烈炯炯非炫竒也各表其志以示坊耳沈生之瘁志於孝友詩書凌女之矢志於從一靡慝皆志也志秉於獨九死不移異室同穴志斯畢矣有合壙不可無合傳

文學沈九方諱人騏武林望族祖先多聞人父仲瞻公攻儒術不售而冲穆爲儕偶所欽母張



方姓夢有若騾裊騰空至者生九方卽以命名  
幼敏慧指句字如夙解王父憐其孱弱不欲困  
以課讀七歲習對偶十歲通毛詩大義十三自  
請爲舉子文塾師見而異之十四自請試有司  
父持不可十五自請讀古文詞字櫛句比俱手  
自輯錄蓋追風之駿不必見鞭影而已過都歷  
塊矣十六補錢塘博士弟子員爲文氣骨峻整  
追蹤先輩試必高等益奮力大業曉侵霜露夜

篝燈且讀且識貌日昃不自知也性純孝王父  
母喜其愿樸年十六不離床第曲得王父母父  
母心病輒廢寢食痛王父目幾損讀書之外無  
他嗜好檮蒲彈碁不辨幾道布袍革履終歲鮮  
潔不樂披紈綺遇友朋溫語和顏犯而不校勞  
心劌神幽湛六籍律已方巖死而不悔年甫十  
有九耳白駒過隙母夢其預告之哉當九方年  
十五父仲瞻爲之聘於凌太學襟吳公子文學



介甫女淑瑛也女自幼沉默簡靜七歲喪父與  
嫠母居一室混混寂寂無所見短長踰四年九  
方逝嫠母內自傷不以聞女亦若不辨進止者  
居恒值三姑六婆必走避逾三月妣氏王媪至  
忽躍出曰若今日始來耶吾待若已久向無傳  
語者吾腸寸寸裂矣若亟往報吾歸沈在今日  
其詞澁而其音哀嫠母駭甚號哭曰汝何從發  
此念令吾何依耶諸母姊妹聞之噪甚相與環

而泣異有以感動女者女毅然正色泣不下既  
復以好語誘勸而女益厲聲曰都無言總以存  
亡貳我歲月怵我耳吾不歸沈者卽歸冥府急  
引刀截髮時倉卒起不意伯祖太守公及王父  
諸伯叔咸詫謂弱息乃能剛決至此當相與遂  
成之隨治服往沈拜九方素帷不擗不踊淚盤  
旋哭若不成聲者拜舅姑如婦禮尋登樓懸九  
方小像日對之絮泣終不使人聞其聲當是時



杭之父老童幼爭傳說貞女事以爲異觀負擔者肩摩靜聽又有壺流願一望見者貞女扃戶拒不見斷葷羶亦不復往嫠母家服粗縞泣盡繼以血奄奄就木舅姑欲延醫療之女謝絕曰母辱吾臂垂革出二指環一曰守貞以授姑曰吾以報姑一曰完璞以授母曰吾以報母誦佛號數聲合掌而逝時萬曆丙辰五月廿一日也九方逝以壬子四月望日而女之歸沈爲壬子七月廿四日年二十有二云

邁士曰向讀李于鱗先生集其叙張太安人貞節事千載下猶有生氣凌貞女卽太安人玄孫女也然太安人忍死撫孤子若孫貴顯晚獲多福而貞女徒以一念不忍自昧捐軀以殉不識面目之人此豈復計異日哉莫憐於志卽九方不以詩書自媵削必不歡持身如老宿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九方之所以死與貞女之死九方



皆志也志可奪歟自古皆有死獨貞女死而縉紳士氓皆持片香徃拜長者車滿門且上其事兩臺藩臬將聞之朝爲千秋俎豆稱九方有婦則人安可不蚤辨志也日月齊光山高水長撰述中無九方貞女黯然無色矣

兩傳母雙貞傳

昔有道先生之言曰婦貞子孝邦之珍也旨哉不佞每聞人談節烈事以爲其香埒於蘭蕙柱

衡其光燦於蠙珠楚璧其貴比於通侯鐘鼎津津頌義不衰此扶持宇宙之柱棟也而如所稱兩傳母守貞則堅踰金石而響合塤篪尤難之難者傳爲蕭邑橫山望族郭峰公以積箸起家繼峰公修業而息之禮樂之風益著生子五長承寵娶處士徐友山女季承宸娶南安丞俞存古女長公幼業儒不利得心疾每發必裂冠沉頓幾不辨人世友山意難之孺人引命自堅誓



無他心年二十歸長公次年舉子德新而癩時  
時陡發顛越怒號崩崖激石家人爭走匿而孺  
人獨以身衛雖杖扶之不少避或通夕始甦飲  
噉如常乃敢嘗食甫四歲竟以是殞孺人號慟  
觸地不復進粥糜幾絕矣堂上強諭之奈何以  
藐孤累我則提四歲孤而泣勉御冰蘖蓋徐孺  
人所謂含酸茹荼者不及菴而復有季君之變  
季君之娶於俞也未匝月卽以試事滯郡城俞

孺人亦以祖喪歸遂留於家至季君病瘵在床  
褥舅姑始促之歸朝夕侍湯藥焚香籲禱願以  
身代者靡勿至而季君不可救計合衾至蓋棺  
凡六閱月耳當兩孺人之稱未亡人也徐年廿  
四俞年十七其觸棺崩號嘔血竹林者兩婺箠  
乳燈影相照俱以生命付之亡者悲苦寄之乳  
嬰至德新壯有室補博士弟子而可不負地下  
矣然季君服除日俞之父母托日者以干支作



說客俞孺人引刀斷髮尋曰何如斷頸計始阻而幼隨父閩中夢神來告曰節有一生苦眉無半載齊則豈非天植之者乎迺聞徐孺人事舅姑孝存歿俱以誠敬族姓繁衍一一如禮撫德新無姑息就外塾咿唔達丙夜與之俱臥起而俞孺人通子史百家言所以提誨德新者兩母若師保然則雙貞之獲報其在德新哉頃大中丞劉公按臺李公學憲周公廉其實給粟帛將聞之朝里中父老望見棹楔爭相慶以爲幸觀天日雙貞其不泯矣噫此何足爲兩母重哉乃鄉國以兩母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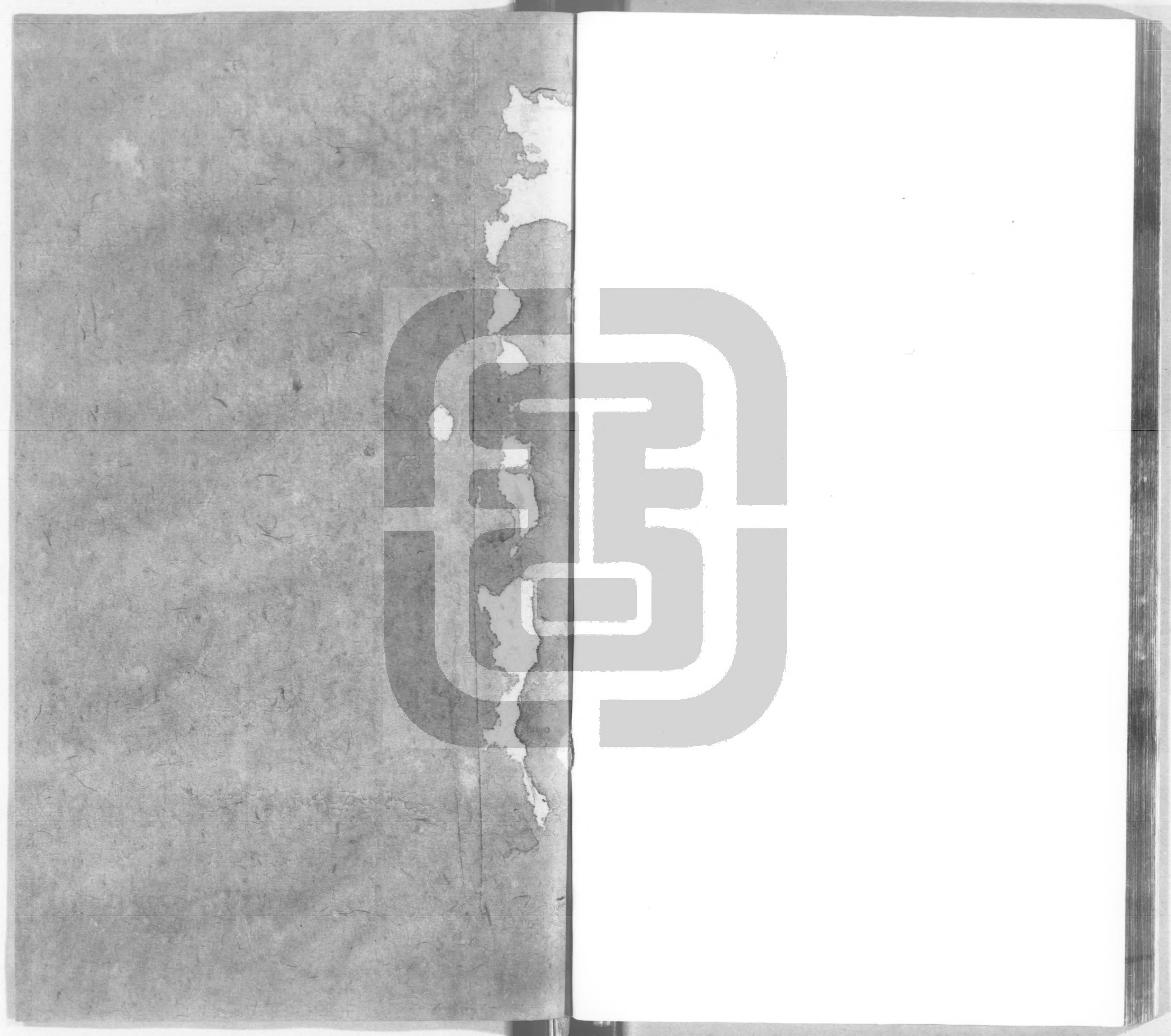
適史氏曰人生於情忠孝貞烈皆至情所凝結也卽飛霜裂石詎非情之徹達歟至於兩傳母一則病癩而始婚一則方婚而遽瘵一四年一半載其閨第間日在濛霧哀靈頽簷敗櫓愔愔駭愕之境安得有晴旭一朝春花一日哉情將



何結而芳年苦節爭以往從泉夜爲極歡此何  
以至情天挺爾爾也昔豫讓感恩於國士巨伯  
投懷于知己待施而後報視兩傅母尚未足于  
古矣









卷之四